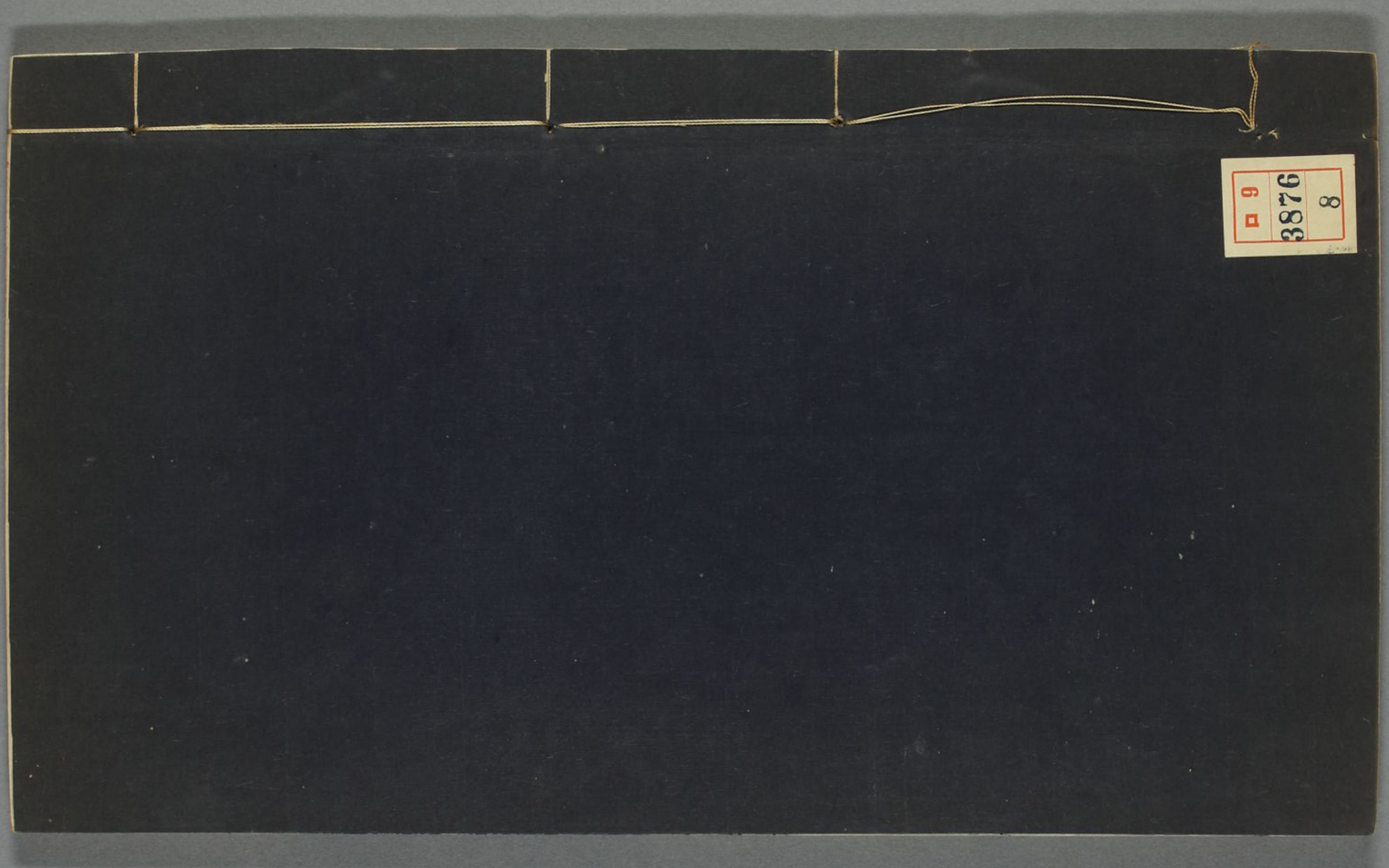

D 9
3876
8

門口9
號3876
卷8

袁黃功過格第八卷

愛物格

總論 由人及物。自然之理。仁秉於性。惻怛慈愛。有不容已。戒殺所以養一已之仁心。放生所以廣天地之生意。格中多易於爲功者。擇而行之。奚所靳焉。

戒殺放生

總論 娛腹而戕或恣情適意而視物甚輕。或悅口或微命繁多。蹙然動不忍之情。或當前躑躅。閔焉切如傷之念。若是者宜有以放之。戒殺放生。其事若異。而總皆以愛物。非如修身與人之條例。纖悉務辨也。故從合不從分。

附錄 大藏經曰。人不殺。得長生報。故小兒嬉戲。殺蝶蠅蟻蟲之類。必宜禁之。非惟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矣。凡人於

早稲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26.6.6 購入
藏書

行住坐臥。開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燈。如蟲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爲也。

一功

葬一自死禽獸。若係驢馬牛犬加三倍。

◎戒食一微物。

微事 蔡襄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告曰。來日受害。從公乞命。襄問是誰。答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覺而異之。詢厨中有黃鶉數十。遂放之。自是不復食鶉。

◎勸止一無故殺牲。

不食爲已殺不食。

增註 前人四不食戒。尚有云家無故殺則不食。

◎見殺不食。聞殺

即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覺而異之。詢厨中有黃鶉數十。遂放之。自是不復食鶉。

◎家厨特

戒小魚細蝦及魚子。

滿一月無犯。准記一功。

陳鑑 伊川先生養魚記曰。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食猫。見其哺味也。不忍。因擇其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隄而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污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也。

◎放生一多子魚。

增註 買放物命。皆論錢記功。此益指偶然爲之者。以其活命之多。故特列一條嘉許之。是正昔人所謂魚方別孕。務教魚長蕃庶物也。

微事 李冲元將破一魚。先夢一皂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

敢望哀憐。元遂放之。立意戒殺。後於水際得珠致富。

○劉子暢吳江人。冬月竭塘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暢異之。既而審視。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銜且涉。而救其子。寧身陷死地。不恤也。子暢慨然太息。乃去堰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人謂放魚之報。

三功 勸阻一殺鼉打蛇 徵事

毛寶年十二。偶至江口。見漁者釣一白鼉。寶贖放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戰敗。披甲投江。脚如踏石。漸渡至岸。回視水中。乃一白鼉負之也。○方正學父營葬厥祖。已擇日興工。夜夢一老人朱衣朱冠。再拜祈請曰。公所選之穴。正某族屬輩所處。一時無避

幸再寬期三日。俟盡遷吾子孫。以全公仁德。當有厚報也。言訖。復再拜稽首。其父寤而不信。曰。我已准定日期矣。豈可另改乎。因令人持器發穴。則見紅蛇千百盤旋其內。即令縱火以焚之。蛇俱灰斃。夜復夢老人號泣曰。已曾至誠哀懇。奈何使我子孫八百餘口盡殲烈焰乎。後得族誅之際。合計被傷者。蓋八百餘人。正如焚蛇之數。正學有子名德宗。字必昌。賴魏尚書澤力護匿之。方氏一綫得以不絕。德宗晚號憶椿遺訓子孫曰。勿戕害動植。有戾天和。勿輕發蛇蟻。蓋有所感痛云。

十功 勸化一食牛犬者守戒。

進士張謙仁厚有德。嘗爲文勸閭里勿食牛。閭里多於神以堅其念。 徵事 浙江化之者。一日過吳郡。途遇屠牛。牛向謙長跪墮淚。謙

閔之贖歸終養焉萬曆壬午謙孫光裕與浙闈房師方揚悅其卷呈主試大駭遂收之榜末○語曰牢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然一人不食功德無窮凡我同志宜共勉之

◎救免一有力報人畜命 增註 謂驢騾馬牛犬等服役既久老邁不堪往往賣人屠殺有遇必極力諫阻之令其必從爲十功若能用財贖歸除十功外另記百錢一功養之以終其年更計十日一功自家不忍賣人殺者悉照此例若極貧人不得不賣則訪求一好善者賣之免其屠殺亦准記十功減價以就另論錢記功蓋功過格凡係錢財能施能讓未有沒其功者特爲循例推詳令人便於記注耳

徵事 婺州陳崳有姻家送一白羊租戶以一猪償責崳欲元日待客殺之其弟崳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崳夢人引入一府第見官府案前有三簿一曰放生一曰殺生一曰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崳其日仁慈救生有功崳離以雖勸卒不克救曰汝立念誠篤無異於勸止者醒而告兄自此合家戒殺

二十功

遇物可救輒救不以微命忽略一年如一日 增註

徵事 韓大史世能長洲人祖永椿每晨持箒掃螺螄之緣岸者置之中流以脫漁人之收節楊腹必掃十餘里而歸父宗道以十金買大鯉放之夢神告曰汝父以放生功德活汝子故應有科甲汝又能世濟其德當令汝子八翰苑官階一品太史臨壙夢亦同

後以侍郎賜一品服。○崔涇爲兒時見蟻出穴不敢踐及長見蠅蝶投網必與救脫見網罟者多與之錢令其改業又率鄉人共爲放生會其後子爲郡文學

孫端禮端詩同登進士。○蘭谿胡僖當省試時欲寓潘氏園見蟻群數十萬負子將焚之公曰以我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可。呪別就寓聲入場三書義艱澀不能就至夜深前完俄蟻戢筆端久之而散作四經義思忽泉湧倍常得意既得中主試者謂公經義若有神助公心知爲蟻報。○酒傭王五哀蒼蠅死酒中預備乾器在旁遇溺者即取出乾使飛去全活無數後遭大辟官議置死執筆欲判蠅輒成群集其筆端麾去復來官異而解之。○東坡詩云鈞簾歸乳燕穴牖出痴蠅念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

附錄 揚州居民何自明石塔寺前開茶社後病且死語其友曰子開茶社每掃除諸菜穀集於竈前付之一炬不知蟲蟻聚滿其中殺傷甚多冥司錄爲罪業奈何由此觀之凡物之易生聚虫蟻者皆當留心檢點不可輕焚亦慈心於物之一端也

三十功 一年不殺生

謂禽魚微命皆不殺也

論曰 惟祀先得容殺生不在此例今人欲避殺名每喜買他人鮮殺者不知爲已貪饕雖人殺不得該過若其盡禮祀先雖已殺豈遂爲辜

發明 蘇東坡曰予少不喜殺生未能斷也性嗜蟹蛤恒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感應篇註曰賓祭之事大禮所在不得已也今人相習不察從供口腹慘害生靈試思諸物刀俎之苦安忍殘毒至此乎故肉食未易

除也。殺生必當戒也。○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歸
何地。悅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甌中語甚愴惻。又
有詩云。每饌必當鮮未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
仍楞腹。彼命縱微賤。痛苦不能哭。殺我待如何。將人
試比畜勸戒殺生誠切至矣。戒事 秀水袁人包如寶
全家不殺生。不食牛。嘗刻耕牛苦偈勸世人。多從之。
其子鴻逵發解順天登進士。○太湖村民皆事網罟。
獨沈文寶家闔門戒殺。更用錢買放隣人所獲禽魚。
衆笑爲迂。沈獨喜行不倦。值疫疾或夢疫鬼執旗一
來。自相語曰。除放生沈家外。排門並可插旗。自是居
民三百餘家。皆染疾死者過半。沈闔門無恙。○白龜
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
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吏卒驅三十羊
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
年曰。羊言腹有孕將產。候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
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煮鱔。見有鞠身向上以尾
首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
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終身守不食牛犬
戒事 隆慶辛未禮部會試舉人。蔣楚輔與江陰顧
侍問連號。遂相得。試後。顧訪蔣曰。余昨夢至一府
第。主者示以榜。有顧侍問名。而復塗去。謂余祖父有
德。今科既收復。黜以余好食牛肉。姑示罰耳。余愧恐
特懇之。自今不敢再食。主者曰。爾既自戒。尤須勸人。
始可益。恣余謹承命。因令余寫一揭。吏乃取冊填註
之。仍諄諄誡諭有頃。主者退。余從吏叩君名。知亦登
榜。益又在我下也。發榜果然。二子自此輒勸人毋食
牛。◎自家置田置屋。召募打魚人改業耕種。一人爲三十功。

附錄 陳子與曰。今天下第一落刼者。無過網船漁戶。寄命一葉。風栖露處。雨雪無所歸。寒暑無所避。形如鬼蜮。困同囚徒。又其取魚之盡。嘗有終日祝痔。難得寸尾之魚。惟是纖細鯽鮓。百千之命。不盈一筐。八市易粟二三升。僅得半飽。夫妻子女。窮歲勤勞。衣不完。食不給。飽風霜受凍顫。生民之苦。莫有甚斯。而且積爲殺業。習與相忘。固將累刼而不得出。吾每見此輩。惻焉憫焉。嘗願得慈良官府。集境內之漁船。給以貲。易其業。使民皆得所。然後嚴禁細網密罾。凡捕魚者。一遵先王之制。只許用四寸之目。如此則魚可不勝食。而漁者亦不必專業夫漁。於以阜民育物。其功德甚實而甚溥。誠爲政之切務。而非不經之迂談也。

五十功

合家戒食牛犬。徵事

金陵朱之蕃爲人謹愿未第時。夢一神語之曰。今科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汝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父笑曰。夢境渺茫。應天府前牛肉。遠近聞名。可自誤耶。明夜父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果狀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萬曆乙酉科。應天府學李鎰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中。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書一牛像在旁。揭曉。果與應文同登。乃無錫人也。因問其前代陰隲事。楊曰。某家不食牛。不宰牛。已三世矣。

誠心倡戒殺放生。不狥一時好勝。出錢另記功。徵事

汪良彬每買生螺若干石。放深水中。凡鳥獸昆虫。被人網羅者。銀。不足。必借當而活之。後子大貴。封兵部尚書。會稽陶石梁張老亭同過大善寺。

見鱔魚數萬，晌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放之。至秋，晌夢神曰：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放榜果有名，私異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德獨歸於我？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觀此兩事，知誠念放生，無有不獲報。不然，有名無實，何益之有？願世之舉放生會者，着眼誠心二字。

廣義 陳鴻大曰：世人放生，多尅定時日，射利之徒，因而網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爲放也。途間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鑿池置死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豫且之網，又作柆人之羹是以放爲殺也。江湖林藪，地利隨宜，監以善信，倏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外放生物，家中宰割不除。語云：經營還債，勝於布施，結會放生，何如戒殺。以至或壞垣而破盤，或覆巢以毀卵，棄籠聚蟻，積水生蛆，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宜避忌，預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

◎戒食一切活煮物及不逮

明 姚龍懷曰：人之宜戒者殺也，殺而活煮以死，其焦爛必慘。

◎勸化一屠牛者改業

更有異味佳珍，物非恒膳，當擇其可戒者先戒之。物之最苦者死也，更有死而不得速死，其痛楚更深。生而活煮以死，其焦爛必慘。

惜出財助其貲本

萬曆五十功外，更論錢多寡，或不必還，或不取利，另照例記功。

徵事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十四日，程還九親見上元人王光在泰州東臺場開店，有周屠買牛將宰，次日午忽越

墻至分司觸門鬧者逐之復奔光店觳觫流涕周屠
追至牛見之即咆哮怒觸光持銀向牛曰汝欲破我
家則聽汝汝欲我救命可勿觸牛即低頭就光光恐
周無賴向分司求照分司毛來竹曰汝家有何善光
曰數代不食牛毛曰我家亦八代不食牛牛是以初
投本司不得入而即投汝家也光喂養三年老死埋
之自後生理日盛遂成富室牛之靈覺如是彼勸化
一食牛者乃不費錢之功德若有錢者尤無如勸化
一屠牛之爲功大矣○萬曆十五年徽州程氏兄弟
屠牛爲業其弟進牛圈有一牛長跪下淚每次如此
弟憐之遂改別業營生且告兄曰此畜見我必跪賣
作耕牛何如兄不信曰待我試之明早進圈果長跪
下淚如前兄竟殺之後其弟常勸其兄終不改業一
日出遇挑擔賣牛肉者討帳爭論一掌即死到官抵

償其子胸生一毒瘡極楚痛每向人哭曰我父殺牛
遺累於我牛年而死弟得善終謹按殺牛之報應甚
多不能備載特錄此者以勸屠牛者之改業也使程
氏之兄能改其業則亦可以懺悔善終如其弟矣生
業有千條性命止有一條程氏不肯改其有千條者
必至於陰送其有一條者又將子之一條作牛肉秤
上搭頭
也哀哉

百功除傷人嚙人物未嘗殺一命

經一年無間爲百功

發明 白樂天詩云世間水陸與虛空總屬皇天懷抱中試念設身遊釜鼎方知弱骨受驚忡意甚可思戒殺見聚蟻惕然惟恐踐之○張從善年十五嘗持活魚被魚撥刺傷指痛甚因自念曰我傷一指痛楚

徵事 徐節孝先生自少

如是。群魚剔肥剖腹。斷尾刮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放之溪中。自後不復傷一物。享壽九十八。子孫多賢能者。○孫錦衣有僕。蘇其一道士見之曰。汝面何陰騭文之多也。僕曰。貧人陰騭從何來。道士驅叩之曰。我平生好殺。蟻牛馬之類。有生氣者。皆極力愛護之。不殘其生。盡其力。得食極難。然與婦分食。稍得療飢。即以其餘食乏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引之至一處。非人間境。僕不願留。道人以履一雙。藥一粒。給之令歸。着履行空。如飛。合藥經旬不飢。主人知其從仙來也。遂不敢畜夫婦皆壽百歲。

五十過 悅口腹造一非法烹煮使受極苦 徵事 徐可範 爲內侍時烹宰之法千態萬狀。後從僖宗幸蜀。徧體痛癢。每於地上布火。油醋灌身。如平日逼驗灌體之狀。乃少安。死時僅存黑骨一束。○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諸之以夢告父。彊之至蜀。以主帥屢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問其所以。庖人曰。酒三行。例進玉筯羹。法取牛脖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筯上。以爲饌。亟走白父。索食脾。免此咪震。又白乞增永字於上。已而夢神告曰。汝有陰德。不但免夭。可望期頤。後享年九十餘。夫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尊常害一命。已覺可慘。顧乃師心特造惡法。兵不仁之甚者也。觀勸止者獲報如是。因疑造孽者當不止於五十過矣。莫以功過格准過之輕而輕犯之也。

三十過 自奉日買魚肉無間斷。一年爲二十過 增註 惜福條內有享用過豐之

過惡其不惜福也此條惡其不愛物也各有分別

徹

宋仁宗對群臣曰朕夜來飢甚思羊羹群臣曰何不宣付有司曰朕乃偶飢思耳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飢不忍啓無窮之殺嗟乎卽此事以觀仁宗眞可謂聖天子矣夫惟愛惜物命故口腹不得不節忍也

附錄

徐兆魁頌咏云王政重養老七十方食肉世人無所擇有錢任口腹朝饕與夕殘肉食倍於穀一逢嘉客至羅列併六畜傷哉物何辜須念來生福又云萬物盡我與託生同逆旅主人雇茂育寧論纖與巨嗜慾至無涯慾熾誰能禦澆薄足全仁菜根良可茹

◎賣耕牛家犬與屠戶

發明

世之有兵荒卽運以世人不能戒殺戾惡之氣感召而然人謂是佛氏之言豈知此理儒者未嘗不言之昔程子與客語爲政先生憮然嘆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皆不善之致也愚按先生之言正有大不忍於屠牛者而昭昭揭天道之報以醒之夫不善則致天災顯然實有此理虫虫者氓何不一顧慮焉而貪利於一時忍爲此刻薄不仁也○耕牛別主文曰老牛一步一恐怖雙眼如雨脚如醋喫翁水草死翁處不道匆匆離別去去則去矣魂不死恨猶恨兮口難訴夜夜打水徹天明朝朝犁田到日暮車不轉兮鞭我足田到熟兮供人筋毛稀骨立無所用誰家白養老牛臥畢竟幸來賣宰屠那箇牛死非屠戶

主家生兒防晚年。老牛生犢長不顧。字字悽惻附錄

殺牛殺犬。其惡已大。是集論過。不齒及之。然果報不可無載。如屠牛者累累見前。茲特錄殺犬之報。爲屠犬者警焉。○餘杭縣溪塘上朱某者。屠狗爲業。勸改不從。後被火。已曜出復投入。爲火所燎。急投溪中。皮捲肉露。宛然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遶城市。叫呼一匝而死。此萬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事也。○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一店縛犬將殺。有徽商經過。以銀四錢買放之。次日路遇盜。盜即贖犬諸人也。以叉口縛商沉之於水。那買放之犬。不知從何而來。沿岸哀號。見有後船。遂跳入水。口銜父袋浮起。船人大駭急撈。遂救醒商人。告官擒店家訊之。犬亦隨至公堂。宛若作証。賊物俱存。賊俛首無言。各問大辟。○墮覆一巢穴。戴事河內人王遵兄弟三人共居一室。雀巢庭樹。旦夕翔鳴。會有病人。不奈喧噪。即毀其巢。捕雀斷舌。縱使飛去。自是三人非病舌枯。則齒根潰爛。○吳門薛家一兒。屢升樹杪。覆巢取雛。一日上樹。見有大蛇在巢中。驚墜地死。○芝里人朱照性惡蜂。見蜂入穴。輒塞之。產三子。皆穀道不通。無一活者。遂絕嗣。○唐浙西重建慈和殿。治地每患蚯蚓穿穴。一僧教以石灰水灌之。可絕。因此殺蚯蚓無數。未久。僧忽身癢成瘡。搔之。死蚯蚓逐瘡而見。皮肉盡爛而死。○溫璋爲京兆。置鈴索於聽前。使寃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迹之無人。但有一鵲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巢而取雛者。既得其人。因杖警之。附錄小有先生存賞書有云。從兄郁七公堂燕將雛。巢忽被毀。俄隣燕成群銜泥而入。去來如織。頃刻巢成。遂育數雛。巢中乃知群燕以事急而助力。義

哉燕也。又云。姪恂六偶坐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連其旁。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損。大蛛將收其絲另結焉。絲盡收訖。獨左畔一絲。牽連小網。去之則小網必毀。乃盤旋梁柱間。若有遲疑籌度之狀。良久竟不收而去。夫不忍隣網之毀。寧舍己所有以全之。仁哉蛛也。釋典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人可無一體相恤之心耶。

十過 冬春無故野燒 發明 顏光裹曰。火獵最酷。蛇獸昆蟲。無不受害。與坑長平燒藤甲之慘無以異。今種藝者亦多燒山。以地肥生茂。故不知周禮司烜氏禁火。原王政所不容。近聞餘杭徑山僧家亦造此業。罪更加等。賴鄉紳公牘。上臺勒榜勅斷。尚四方有此惡習。願仁人留意焉。◎藏一

捕捉禽魚惡具 增註 殺生惡具。莫過於鳥銃密網矣。況忍嘗試之耶。若屬殺物命。斷無不得惡報者戒之慎之。 微事 程明道謂上元主簿見人持竿道旁粘栖鳥。取竿折之。教使改業。及歸。艤舟郊外。聞父老共語。自主簿折粘竿。鄉民子弟不敢傷禽鳥矣。此謂所過者化也。 廣義 感應篇有射飛逐走之戒。此田獵事也。昔王不廢田獵。蓋為習民於射御步伐之法。然合圍掩群。諄諄有戒。今之田獵。豈古意乎。不過縱欲行暴。愚以其事為極無道之為。達好生之心。積殺戮之慘。故是格不列過條。封深孽重。庸可為乎。○河南潘撣奸獵。入山見一老猴。發弩射之。初發為猴所接。再發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在旁。大號而死。潘見之惻然。遂終身不獵。許眞

君少時射中一鹿鹿母爲舐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眞君剖其腹視之腸寸寸斷。眞君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道。註感應篇者曰。一切禽獸皆有人性皆有眷屬或飛或走。射者逐之。如人離家出遊橫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慘何如。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其語良悲惻也。附錄曾魯公有觀畫鷹獵兎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兎心忙。豈動騷人興惟增獵客狂。鮫綃百餘疋爭及製衣裳。范文正公歎曰。眞仁人之言也。◎食魚不放生其子。徵事楊庐夢神告以逾旬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庐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奈何神曰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可活曷圖之。庐竭力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魚子即投江中月餘復夢神曰爾壽乃可延矣。○有云放生魚子。須將碎泥拌子投河中庶不爲魚所食。○施虞山註感應篇附放生魚子法。凡魚既死。可將子輕輕取出。切勿損壞。勿着鹽水。難放稻柴把上或菴上。俟其水迹畧乾。即放在河水中。恐爲物所食。須淺埋之水際泥沙中。但不可離水。物命之多。放生之易。無過魚子。有惻隱者宜行此法。

五過 自家私港召漁人捕魚一次。徵事徐布政中行長興人。弱冠登鄉薦於西天目遇一異僧相之曰。公當以文章享大名。但終身爲舉人知縣耳。徐曰。吾不願爲舉人官。僧曰。惟陰德可挽回定數。但陰德亦要機會。盖爲放生隨處可以盡力。必極多爲貴。徐諾之。然貧甚。經歲所放無幾越九年。復遇此僧相之曰。未也。一日有以三十金求文者。徐扁舟泛太湖。買放水族不十日。三十金盡。後

僧一見驚訝曰公何遽陰德滿面乎明年必第矣遂登嘉靖庚戌進士水族感動鬼神如此則知捕捉水族積善家之所大不可者也。◎循一非法烹煮（徵事）黃魯直謂蘇子瞻曰某適到市橋見生鼈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今日我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子瞻聞之憮然嘆息此深可爲非徵事◎無故殺一牲當禁屠時殺者倍論法烹煮者倣勸（徵事）南京一舉人家甚富善食肉每食必數斤又喜宴客無日不宰殺一夕夢城隍謂汝多殺不戒當令汝變爲猪舉人不信且浪言曰城隍曾甚閑事猶與雞鴨等天付與人殺食者卒不戒暴死既驗聞棺中有聲啓視之尸已變爲猪矣此事在正德末年江南士競傳之顏光乘曰人盡謂造物生畜養人不知人亦天地間一物耳大物吞啖小物人皆憎惡之天神之視人何以異此必能修眞好生參贊位育方靈於物不然與蠢動何異貪味嗜殺假手相啖一入冥途則轉換不可知矣至危而可俱何啻以飲食爲事乎。○四會令何澤性嗜鳥雉之屬鄉胥里正皆令供納飼養千百日供烹殺澤止一兒憐愛備至會庖人烹雙雞雙湯方沸似有鬼物攝兒入鑊亟令援出已與雙雞俱熟矣。○楊道貫提舉兩浙訪一異人坐間有吏持錢塘尉書至未開緘異人曰得非求薦引乎渠爲五百命訟寃已不久矣薦無益也楊未信授以牘後至錢塘

訪知果死驚召吏問曰爾官奸殺生乎曰平時不好殺生數月前朱太尉嗜鱉魚因醢五百頭以獻楊深夔悼○趙素華亭人往青浦探親夜行舟次見一人立舟上視之則亡僕也驚問之曰見役冥司今追取三人耳問三人為誰曰一湖廣人一則其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問莫非趙某乎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門首則已聞室中哭聲矣益駭甚促掉歸里復遇僕曰無怖也於路見有為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故也及夜吾不至則免矣是夕果不至趙得無恙○高忠獻公家訓曰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為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為生命籌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王辰玉戒殺文曰吾鄉自大父時饗新親大賓五果一案而已宰人割牲則歌而獻賓非大禮不設盞猶重特殺如此姚龍懷戒特殺歌曰一物之命一人之舌命不再生舌惟暫悅盤內添羞厨中積血共業猶分獨冤難結禮在大夫脯膾猶節

無故殺蟄驚

栖徵事崔安金秀才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日金手肱間忽生癤有赤蛇一條從瘡出金向天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愈○一生忿鵲喧噪侯夜深棲定以竹竿戳爆竹驚之臨終得疾恒驚悸怔忡人咸謂驚鵲之報○曹武惠王彬所居堂壞于弟請修之王曰時方大冬墻砌之間百虫所蟄恐傷其生俟至明年可也○陳元植仁慈好善至於禽虫悉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遥見必飛鳴

前後或來迫其坐閙。元植甚愛憐之。翁鳥亦不畏懼。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緋衣人謂曰。爾壽甚促。不滿四十。緣有陰德及物。一切生命皆得濟活。以此當延壽汝尚勉之。後至九十九歲無疾而終。蘇子瞻曰。予少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作巢其上。因禁兒僕不得捕取。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卵可俯而窺也。增註當看發與驚雨字。

三過 家犬死不埋其屍。發明孔子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魏賈曰。敬主識主。遣則無親。奮之客。夜則無姦淫之賓。乃可安國家而衛四隣者也。誠念其功。忍棄其屍乎。

一過 食牛犬一次。不知者免**徵事** 杭州吳恒初嗜食牛入官府。有訴吳殺牛者。爭辨良苦。主者命群牛以鼻嗅吳。周身至而煩。吳惶懼。牛竟無言。吳自辯嘗食牛。實不殺牛。且永誓不食。主者諭牛而遣之。吳得釋出。見一高閣閣上呼吳仰視。忽擲下一物。曰。還却汝。捧視之。乃其子也。驚汗浹背而寤。子等愈吳。乃不敢食牛。○順治十八年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好食犬。偶有肥犬至其家。遂萌殺心。一擊而斃。將煉犬伏土復活。咬傷其足。遂逃去。其傷用藥漸愈。至二十七日。忽生小犬作瘡。扒床倒席。滴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一日一過**徵事** 陶弘景好道養生。合丹藥救世。有弟子桓闓者。先得昇天。弘景曰。某行教修道。亦至矣。得

非有過。尚淹人間乎。乃託閻探之後報云。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亟蟲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弘景乃以草木藥代物命。別修本草三卷贖過。觀此。則知傷物命以養物乎。附錄鎮江軍士范某且有過。奈何傷物命以養物乎。附錄鎮江軍士范某妻病瘵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制藥末餌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莫減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克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俛羽毛分明不滅。刻畫◎遇一徵命易救不救。發明佛典有云。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悲田者。大福田也。至哉佛言。亦可知眼前功德之爲重也。徵事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中。見一黃雀爲梟搏墮地。又困於螻蟻。乃取置巾笥中。飼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飛去。後數日。忽有群雀飛鳴繞寶。是夕夢一黃衣童子。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數遭厄卻。感君拯養。乃以四白玉環遺寶曰。令君子孫位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彪四世三公。咸以清白著。果如所言。○宋郊宋祁兄弟同業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僧於酆邸。僧執大宋手驚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郊俯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群蟻纔繞穴傍。吾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

乎。僧曰是也。小宋令歲因當首選。然公終不出其下。二宋私相語曰。一歲豈有兩魁。其言妄也。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郤改第一。祁改第十。○永樂初。太倉天妃宮有老僧自外歸。見鸜鵒鳴。多高樹甚哀。問之。則僧童探得鸜巢二卵。僧急命還之巢中。童曰。卵已入湯。恐無生理。僧曰。弟還之。免母鸜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令童探巢。果卵生也。一木尺許。五色錯紋。有異香。持下爲佛前供。後復入貢。舟因阻風。泊劉家河。入寺見木。問價。僧謬曰。若能造盞。後貿觀音閣者。當以與之。倭曰。我難久待。因與白金五百兩。後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已辭世矣。留寶作供。僧徒問香曷貴。曰。人死七日內焚此香。死魂還體。聚窟洲所生。還魂香是也。◎籠係禽音發明禰正平賦云。痛母子之永隔。哀依儷之生離。睚餘年之足惜。愍衆雛之無知。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慘顇。感生平之遊處兮。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兮。若胡越之異區。語皆悽惻。徵事鎮江鐵黎將部下卒。獲一鴈。籠之舟尾。空中有一鴈。噣舟悲號。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忽下。二鴈以頸相交而死。鐵黎將聞之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二十。◎一微物未嘗擾人。取戲故殺之。徵事周昂晝寢。梁有燕巢三雛。呢喃待哺。昂厭之。飼以蒺藜。俱裂胸死。後生三子。皆啞。○陸孝政欲收一蜂房。不可得。以湯沃之。死無遺者。後爲巨蜂螫死。○杭州筧橋民婦某氏。性惡。蟻每見蟻循行廚竈。汙損飯食。輒燒殺之。又爲湯澆蟻穴。殺蟻無算。後生子方孩抱。一日偶出外。婦見床間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

也羣蟻攢嚙無罅縫身腫爛死附錄正德年間北固山下有羣蜂擁蜂王出遊遇驚鳥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文襄公一清聞之令家僮葬之表曰義蜂塚爲文以祭之曰嗚呼惟義與忠規天蟠地忠表剛腸義昭壯志嗟哉賣降倡亂之徒陋矣五鬼三桓之變孰料義蜂猶知尊主不趨南北之衙甘伏君臣之義呼號積日似泣主之戮於非辜僵臥橫屍如從王之戰而失利依稀乎豫讓國士之風庶幾哉田橫門客之義殺令舉而葬埋聊以風乎斯世誌此事見微物之不可忽也◎曰間無故籠

踢家犬 附錄康熙癸卯秋七月進士盧紘任江南粮道會有屬邑解到餉銀二百餘兩付該管漕粮掾掫張瑞昌暫存笥中忽失之疑其僕吳勤送捕衙訊究拷掠備至未得情瑞昌懼賠累哀訴於城隍神

次日瑞昌同房掾曹斑忽作神言呼瑞昌曰銀乃隣賢盜去現藏樓下床底上有死蓋可速往取之吳勤今日受累亦是一段因果陸賢前身孽重投胎爲狗吳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泡之今日宛受酷刑正孽報也此事傳遍吳中許太史感應篇詳載之

一〇 襄陽李信純家養一犬字曰黑龍甚愛之一日信純飲酒城南醉臥荒草中太守鄭瑕出獵見野草深茂命縱火焚之火大熾犬叩捜信純衣撼之不醒旁有一溪犬乃入水濕身近信純數步內將草盡爲浸漬火過濕而止犬病甚遂死信純旁信純覺而知之痛哭負歸聞於太守太守義之具棺衾以葬名其塚曰義犬夫犬固賤物也然我待以恩則彼亦感恩知義凌虐之加固宜戒諸◎**置買漁港爲業**每收港租五百錢爲一過若買作放生池

則計價值百錢一功。【附錄】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乘龍去。還施潤澤功。後場中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若於無結。忽憶放鯉詩。竟用二語作結。主司嘉賞得中。爲善獲報之巧如是。

伎術行功格【總論】以伎術而行利濟之功有比平人輿之勸人。乘機多便。益終身不煩費錢。而施被無窮。鐘集取而特列焉。愚按徐氏家藏本。凡係醫者。於救濟條雜見之。若星相堪輿。則無明文。想統於勸化條之勸善阻惡及言語條之心口如一兩訓辭矣。然特列一條。尤易觸目謹參取聞鐘集所載云。【廣義】爲醫卜堪輿者。其術未精。輕以行世。自利甚微。誤人不淺。所宜痛戒。若術精而故以弄人。自壞心術。罪惡與陷害者同論。天必即以其陷人者陷之。莫謂冥報之無憑也。惟星相家爲鉤口計。取值無多。于人未嘗有損。則不在此例。然術未精者。則可恕也。若其吉凶明知依寔直說。詎不足取重于世。而一味媚人。容悅己之

立品。固不必言。而凶而言吉。禍而謂福。令人無所忌憚。則以滋人之罪惡者。其過有不勝言也。與醫卜堪輿之故意陷害者何殊哉。

醫士貧富一體。細心審察定方。療一輕疾。不取酬。一功。

療一關係性命重疾。雖取酬。準十功。不取酬者。百功。

若待極貧人。并能施藥不吝。另論錢記功。雖止一劑。不滿十文。亦記一功。增註按格中尚有記過之條曰。醫家計利誤人命。百過。疑病妄藥。二十過。治病不用心。十過。蓋醫家直操生殺之權。非其他伎術可比。爲功易。爲過亦易。可不慎諸。徵事金壇縣王叟以醫爲業。貧家病雖憂日再三往。病愈不責一錢。其治藥最

審。泡洗不如法。不以授人。後叟夫婦年俱八十餘。子四孫二十俱賢能。遂爲著姓。○山陰金輅號仰軒。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即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稍受此半錙惠耳。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備資投劑中。所活者無計。後輅享年八十有七。費金童玉女迎之逝。異香滿室。後代簪纓隆起。○張彥明善醫。貧者不受錢。或及周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人有請者。必速往。不計遠近。嘗雪夜赴人延請。家人止之。彥明曰。彼病人輾轉床榻。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周廻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俱貴顯。○許叔微常以登科爲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陰德。叔微自念家貧。惟醫。乃可濟人。遂精究方書。無高下皆急赴之。所

活甚多聲名日著復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一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五姓盧唱名時以事故黜墮許第五上則陳祖言下則樓材以神語合之較然驗也○滑世昌爲醫官常以救人爲心鄭人德之夜夢本州城隍來訪言此地有非常之災君家亦坐厄上帝以君用心慈仁多所濟活命救爾一家但耗財耳然亦不至凍餒來日夜半火作風迅延燒無算滑居烈焰中闔家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着紫衣排列火邊驅滑一家登轎適空處趨避相看如痴莫知所以黎明尊至舊居已爲瓦礫場矣撥剔埃燼得銀百餘兩以資日用始悟不致凍餒之言鄉隣多燒死者滑婦子僕輩皆全僦宅城中醫道復振危疾捐藥救療家業愈盛子孫十世皆富顏光裹曰醫道之衰同于貿販每視金如命視藥如金誰肯捐濟況耗喪之餘方謀積聚又誰肯不改初心此天以火試之卒以富倍償之豈計較而得哉○婦人楊阿剩自幼貧病晚亦狠狽臨終自語曰我前身本一醫人失于詳審有一婦人自稱病蠱不能辨其是孕遽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我一舉殺三人陰官罪我罰受女身今已三世恒爲賤隸長困飢渴多病少安可語世之醫者以我爲戒○當塗縣有一外科姓徐者醫富人江哥明背瘡索謝已許三百金矣攻瘡旬日法當潰膿徐欲得謝復以藥紙撚插入江呼痛徐曰當別以二十五金贈我痛當立定江之子大怒堅不肯與反覆爭論乃許其半時紙撚已入一更矣及拔出血湧如泉遂死江子訴於官徐受刑將斃行賄免焉未幾徐病叫苦不絕聲但云江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令郎

亦殊誤事。如此數日乃死。韓子明曰。醫家中。惟外科尤多機險。富貴人遭之。鮮得平易放過者。儘有本可內消。而必令攻發。本可速愈。而必令延長。使其痛苦不堪。然後漸與醫治。其意謂不如此。則手段不見。酬金難索。譬之波平浪靜。一豎子操舟足矣。雖長年老大。奚所取諸。惟當風波驚恐之時。乃以須舵工之得力。故外科醫人欲得重謝。未有不於波平浪靜之中。用意變爲風波者。余見之屢矣。豈獨徐醫爲然哉。敢以勸爲醫者。愼毋操此惡心。而富貴人識此情弊。其待誠實之外科。亦不可不有以從厚也。○段承務者。居常熟。欲見之。託郡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非五千匹爲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言。復以五十星爲藥資。段復求益。增至二百星。始肯出藥。載其所獲而歸。中途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爲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既而家遭回祿。憂悲而死。○留餘堂拈案云。醫人劉太初治薛司法妻。差候致死。後數年。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稱薛司法妻。來求醫劉偶不在家。人辭之。劉歸途遇此婦。敘前病症數劉。用藥之候。劉驚駭回家。入門而死。謹按律。庸醫殺人。有故者輒。其候者。以過失殺人論。不許行醫。雖然未有死法。乃太初亦候耳。而死於此婦者何也。蓋其人必忽於審症。輕於試藥。其心幾以人命爲兒戲矣。鬼神誅之。而醫道始廣。鬼神誅心嚴之。而醫術始精。皆主於救人而已矣。又有詐輕爲重。恐嚇錢財。恃已專功。嫉妬同道。高擡體面。忽畧貧窮。讀書草率。切脉粗浮。藥味

不精。以病試方。送生入死。諸如此類。豈無若薛司法之妻者。蒙首而隨其後哉。醫仁術也。孫眞人以之證仙。許叔微以之登科。其餘以良醫而子孫富貴者不可勝計。無他。內盡其心。外精其術。斯可矣。

卜士常勸人免爭息訟。斷祈禳。勸人許願行善。莫用牲殺一事十功。

徵事　江右卜者張一元善揣測人意向。受人容囑。故妄其說。或婚姻交易。諸事往往卜者當以爲戒。○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惟是。每日用。因事。指點雖終日談學。而無講學之名。此言卜所以必推君平也歟。

星士算人壽命短促。運限困厄。勸人濟貧苦。救物命。延人壽。算增人福祿。一人五十功。

發明　昔郭道人精於談星。每日陰功可扶。其算吉人依舊無凶。又曰。隨時與物行方便。縱犯凶星亦不危。蓋實有此理也。惟精於言命者知之。○眞西山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爲委之命均爾。然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何哉。蓋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棄乎天者也。其言雖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流。其工於推算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焉。知有命在。惟盡吾所當爲。以聽其自致。其順乎天。孰大焉。非益乎。知有命在。竟忘乎惠迪從逆之旨。而苟焉以自恣。其悖乎天。孰甚焉。非損乎。然

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夫亦勉人以毋命之恃。而惟命之安。庶幾爲知命耳。○薛文清曰。星命家最悞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而取敗者多矣。又曰命雖爲不義之事可無傷也。恃此於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命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乎。

風鑑術高勸人更換心腸相隨心轉挽回命數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一人五十功。

徵事 如劉弘敬所遇相者。謂弘敬曰。君財甚豐。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有二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酒亭爵祿。而況於壽乎。吾三載當復來此。後弘敬以救蘭將事。夢一衣冠者曰。君壽限將盡。某感君恩。爲君請於上帝。帝許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敢以告。弘敬猶未甚信。後三年。相者復至。迎而賀曰。君壽延矣。請君自眉至髮而視之。弘敬側冠露額。相者曰。吁。是有陰德上動於天者。福慶蓋未可量也。弘敬以所夢告。相者曰。昔韓干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如君之德宜有厚報矣。按此相士。豈惟術高。其存心立見。亦卓乎其不侔哉。

堪輿家爲人擇地美墓直言不欺一語終身如是百功。

發明 勞曾三日庸醫殺人固是可恨然醫誤止殺一人若地師之殺人并及全家眞可畏也人生上爲先祖父母下爲子孫擇地理是第一要務稍不愼則覆亡隨之人有不信地理者何憒憒之甚也昔朱文公不信術數何嘗不信地理然則擇地之法將若何曰先眼力後看書欲眼力高必須驗舊墓也若堅持一說而且僻其不自誤誤人者幾希

費錢行功格

大概百錢一功貧人極貧人偶爲之者功雖十錢五錢與百錢者同論

總論 凡用錢施濟第一要無吝惜心第二要無好名心第三要無望報心第四要無自滿心去此四心則富者雖日費錢自己常覺其未足功德何盡乎貧者或偶費錢鬼神自覺其有餘福報豈虛乎然則功過格之論錢記功不必盡以例拘總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哀了凡謂善有半滿譬如貯物于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其說甚確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舍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眞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

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饑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未費錢。已爲功。心未盡。費錢僅爲半。此惟明理者知之。廣義內典曰施有四法。不得上妙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三事。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又曰。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淳故。如宰官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是假名施。又有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不名義施。又有作諸福業。惟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貧窮孤獨。詞罵驅出。不濟一毫。此名顛倒作善癡狂修福。圓照上人見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粮。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此等語。皆見權度之精光矣。

者識此庶幾不致有施而失之枉濫乎

周給合族宗親。暨師友喪葬婚嫁。及衣食不足。增註費錢行功格中不及兄弟。何也。蓋周給同胞兄弟。是爲一體情尤關切。未有能漠然視者。故但論事記功。不復以錢爲計。

◎救善人重冤急難。◎免人良賤爲賤。及骨肉分離。◎周濟同里中極貧餓。寡孤獨。◎周全窮途人士還鄉。◎助貧人喪葬婚嫁。◎扶貧人危疾。◎爲極貧人代完官錢私欠。◎布施路途乞丐。廢疾年老者。◎周全貧人不

得已乞丐仍令服業◎建義學教誨人◎建育嬰堂收養棄孩◎立義田義屋◎置義塚◎自建養濟院夏季五月十五日始七月十五日止冬季十一月初一日始十二月二十日止收養廢疾及年老無依者每人日給米一升錢十文過此二季聽其隨便趁活若能收養終身惟力是視可也◎凶荒設廠施粥◎疫癘設局施藥◎夏日施帳施茶◎冬日施褦袱◎葬無主柩◎造橋修路疏河掘井◎修造大路涼亭渡船◎刻施善書化導人◎刻施良方濟人◎助修積年傾圮聖神廟宇◎買放物類生命

彙纂功過格第九卷

閨門格 總論

婦女惟守節最重。朝廷褒旌。鬼神欽敬。其功非筆舌可罄。至若不孝公姑。不親愛夫主。及邪淫無恥。皆王法所必誅。陰條所難逭。鄉里所羞惡。滅德喪心。已極。不得僅以過目之矣。茲編亦祖在尊常日用間。大要取夫和順慈良儉約端謹爲婦女之恒德。一舉一動。非功即過。其間細微節目。如奉姑嬸。待子女。待婢僕等。有待於條分縷析者。槩從簡畧。可就男子格類推焉。○從古爲善必自家庭而於家庭須和氣多。戾氣少。乃爲鬼神庇佑。然戾氣之發。莫甚於婦人小不能耐。便致家庭不睦。家庭不睦。即貴行布施。積億萬功德。無奈過之折除者甚也。是以禮經諄諄婦女之條。功過格特立閨門之訓。正以其

所關者匪淺耳。爲男子者。固當誠心訓導。爲婦女者。尤須遜志聽從。虔奉此格。各自誠信遵行。合門好善。斯爲莫大之吉祥矣。○紫霞造福訣云。凡女人修善。不異男子。但女無外事。三從爲良。躬自行善。尤貴勸雙親丈夫行之。經預思量者。即與同功。若受婦女勸化而善者。其功比婦女自爲善倍多也。娚姒姊妹有善能交贊共決。功亦相等。所貴歡喜同志。無妒忌心耳。至若孝敬聚順。則身所自盡者也。勤修不倦。仙佛可致。富壽康寧。何難得哉。每見婦女不守家法。誤聽邪師。會齋受籙。既惹物論。亦無福利。甚非宜也。又如子孫有疾。祈神祭禱。動費數金。何如平日爲善救生自得神佑乎。閨門內自有洞天福地。勉而行之。○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齊而告廟。焉臥之床下。明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習勞主勤也。齊告先君。明當承祭祀也。三者。女子之常道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詬。是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理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子。清淨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宗廟。是承祭祀也。三者苟失。何名稱可聞。恥辱可遠哉。○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非才明絕異之謂也。幽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曰婦德。婦言非辯口利辭之謂也。擇辭而說。不道鄙惡。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婦容非顏色美麗之謂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不好戲笑。是謂婦容。婦功非工巧過人之謂也。專心蠶績。勑勞女紅。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凡此四者。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子婦之大德也。

一功 扶持父母公姑夫主危疾無厭倦心。一日一功。能
另加十功。徵事 晉陵城東顧成娶錢氏女爲媳。順治
甲午三月。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
有巷不留數人者。令人神悸股栗。病者親戚不敢過
問。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時媳
卑母家。聞信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媳曰。夫之娶妻。原
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病甚。忍心不歸。與禽獸何
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成明見鬼
神相語云。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譴不小
八人皆得活。○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爲鹽城
丞。歸喪明。貧無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
女矣。念父甚。請於夫歸侍其父。疾寂聽之。既歸。事父母
勤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年。父歿。毀不勝哀。破髮徒
跣。躬負土作墳。廬其左。寒不綿纊。日一食者三年。詔
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女居母喪。如母。益其感也。
詔表世孝門。○杜瑾爲武平令。忽病。雙瞽。妻吳氏乃
吳侍郎女。夜夜拜斗祈告。齊沐毀容。一日遇方士爲
之療治。復明。忽不告而去。題壁云。吾紫府眞人也。特
爲吳夫人救夫虔誠降此。發明 泰定叟輯閨訓載劍
新妻聞氏之事。詳論一段。誠爲剴切。聞氏少年夫喪
斷髮自誓不嫁。姑久病瘋。又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
怠。時漱口上堂。砥其目。目爲復明。鄉人爲之語曰。欲
學孝婦當問俞母。秦先生曰。人家最苦是貧而復病
聞氏以家貧婦而姑病瘋失明。此病不是一月兩月
可痊者。其苦與累。可勝道哉。聞氏手滌溷穢。漱口砥
目。毫無厭惡。惟致慇懃。由其心惟知有姑之狼狽。不
復念己之困苦也。人只有一個念頭。這個念頭用在

故而行之已是能人之所不能過人遠矣常見割肝割股之人多有拂逆夫與親之處由他是出於一時感激或僥倖與好名之心成之是以如聞氏者中庸不可能也◎凡事必請命舅姑

夫主不妄自專一事　小必請於舅姑孔子曰婦人伏于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事無擅爲行無獨成**附錄**陸麗京先生遺女特作新婦譜當贈奩條析最詳其首節曰近俗不知道理閨女出嫁必要伊做得起至問其所謂做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懼家人不敢違忤果爾必是一極無禮之婦人公姑必怒丈夫必恨聲小皆怨且乘間搆是非親戚內外視爲怪物何人作敬宗族鄉黨聞之皆舉以爲戒則世之所爲做得起正做不起也吾今有一做得起之法先須要做

婦身上看他做了一個人在床不能轉側便溺不能自如看目而黑白不分有口而甘苦全缺呻吟痛苦夜以繼日我是他嫡親媳婦我若不竭力扶持誰人肯來看顧設使我亦如姑病困我亦不能不望於婦如此轉展於中自動哀痛憫惻之念而已之困苦且相忘矣若這個念頭用在自身上以爲支撐人家男子之事今丈夫已死兒子又小如此半死不活之人供養之外又要伏侍日復一日有何了期不若另嫁他人聽他自便或只顧自己全不料理玫姑困頓而死者有矣由前一念便是惡婦由前一念雖同是此境亦覺相安由後一念則同是此境而有一刻不能寧耐者矣○又曰世有因親與夫之病而割肝割股此傷生非理之事斷不可爲故不在旌表之例夫手滌溷穢漱口舐目只此二事能

不。起。事公姑不敢伸眉。待丈夫不敢使氣。遇下人不妄呵罵。一味小心謹愼。則公姑丈夫皆喜。有言必聽。婢僕皆愛而敬之。凡有使令。莫不說從。而宗族鄉黨動皆稱舉。以爲法則。則吾之所爲。做不起。乃眞做得起也。又曰。新婦之倚以爲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故待三人。必須曲得其歡心。不可纖毫觸惱。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則鄉黨謂之不賢。而奴婢皆得以欺凌我矣。新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以遠辱也。◎阻夫爲惡。一言一功。若能致夫不爲。即照夫百過。力阻之使不爲。即記百功。【徵事】福清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即娶柴氏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氏病亦痊。

○樂羊子嘗于路得遺金以歸。其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金。汗行乎。羊子捐千里而還。有他舍雞入園。姑殺食之。妻不食。而泣。問之。曰。自傷貧。不能供具。使食有他肉。姑慙而棄之。◎舅姑夫主教導聽從。一小事爲一功。◎妯娌姑於相親相愛。任勞推逸。一日一功。【發明】曹大家曰。婦人之得於夫。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我臧否毀譽。一由于叔妹。而人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夫叔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嫩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孚主嘉許。斯其美也。【義】顏光衷謂子之不得於父。或因後母。或母亡而父有寵婢。此時極宜小心。婦有小姑者亦然。要當一意

承順爲主。愚嘗愛李鄴侯之告廣平王曰。但盡人子之孝。如良婦者。惟是委曲順之。自可保全。眞善訣也。因思婦女入人之室。面面生人。觸處荆棘。其所遭難處。常甚於男子。自非十分柔慧。安能善全其間乎。曹氏女誠和叔妹一條。可謂言之精切矣。如云人鮮無過。室人和。則謗掩于內。離則惡揚。故須使之同心若人家同濟。聚處不能謙順。或率意徑行。以貽罪譽者。比比而是。謂之蠢愚。誠切當也。昔賢論大臣處陰小蒙蔽之時。要當深自刺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有以孚信于人。使衆志允從。則何事不濟。是道也。豈惟朝宁之君子宜佩之。凡值難處之家庭者。其境相同。亦不可不識此也。以至誠之心行之。斯乃福德人。所爲即不以至誠。而得此委曲之術。亦不失爲明智夫柔慧之與蠢愚二者。孰得人宜。何處乎。可以思矣。◎待親戚隣佑往來禮文周洽。歛節各當。一事一功。

三功 貧婦勤務女功得錢以供養舅姑夫主。一日三功。

師者。一曰一功。歐事淮陽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屬之曰。吾生死未可知。獨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我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紡績織紝以爲養。不衰。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詐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自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宅而葬之。終奉祭祀。淮

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十斤復其家○漢水楊孝婦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矣不他適及囊篋傾空姑老且病媒妁日至婦曰人之所慕者色耳妾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蒙面事他人乎乃自斷髮喪面以婦功自給養姑六年姑死禮葬之有賊竊其所藏梓潼帝君遣陰兵執賊于市持所竊告于人曰此孝婦楊氏物也○章憲文妻董氏早喪父甫十三來侍姑莫斗室中寂不聞聲十九始廟見憲文已爲諸生出舘穀餅粟無兼旬早夜紝紡易米炊進其姑嫜餘鐺底焦飯乃自食之翁竹梧公雲鳳性嗜飲念無資每呼新婦晚且止酒氏必曰酒已溫矣實未嘗酤也密遺隣媼急賒取滿壺侑以菜菓家故有錫偏提時質酒家而薦瓦缶翁問故輒佯解之奩蓄一鏡典錢不能取取盆水自照而已夏帳冬綿必先取適于姑嫜家數遷徙艱苦萬狀鬱釜餅缽乃陷床几之類一一親自檢括手掖老人行笑然無一婢僕然晨昏之養無缺及憲文舉進士奉至京邸復至淮稍得奉卮上壽而翁病姑繼之氏夜不交睫起坐展側跪而扶之翁至咽泣謂而爲婦廿載餘艮苦願而有婦如事我是矣里黨稱其擘持貧苦久而靡怠眞孝婦之傑出者。

◎見夫有憂或怒善爲勸解。【徵事】唐長孫皇后性儉素好讀書商確獻替裨益弘多太宗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刑無濫枉太宗一日罷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故帝曰魏徵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於庭帝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帝怒遂

釋。又房玄齡以譴歸第。后疾篤。與上訣。徐曰。玄齡事陛下小心慎密。苟無大過。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于九泉。誠無所恨。及崩。太宗哭之慟。或有以天命止之者。太宗曰。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八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五功　公姑有意出奩物應用。

無怨心者。另記所值百錢功。◎夫性粗暴。每事能委曲善處。一事五功。徵事和百餘隻。偶一日食其親鄰稻穀。隣打殺其鵝。至五十餘民婦見之。始亦怒次。乃思曰。設我與彼成訟。力亦能勝。但所費必多。且我夫今已醉臥。設若知之。或起毆打。尤爲不便。遂命家僮收拾死鵝。醃之。次早隣人忽自暴死。其夫醉醒聞而嘆。詠婦乃以昨事告之。夫深感曰。汝若昨爲我說。我乘醉力。必毆打之。不幾成人命乎。乃設酒肴。集親友爲慶。其美婦之賢。唐時曰。養鵝非善事。隣人一怒。斃五十命。凶惡相當。鬼神原欲並誅。賴婦人一念能忍。在惡業中。遂能保全夫之身家性命。眞是回天之力。凡爲人婦者所宜視倣也。

◎祭祀主中饋。致敬盡誠。

十功　勤儉操家。照管周備。內外歡悅。

經一年爲十功。徵事張孺人者。醫正蔣康齋之配也。康齋以醫自業。家事有無。一切不暇問。而蔣氏故貲又素薄。張爲之躬操筐鑰。撙節盈縮。卒能化儉爲豐。又時時潔酒肴。饗賓客。無吝色。康齋是以無井臼之累。而得專于醫。爲時聞人。張性仁儉。

年舉孝廉門闌始大祝孺人操作如故客有使叩高安公者值他往欲傳致內適祝孺人提甕出汲衣大布衣足躡芒履客使謂爲家媪曰媪爲我傳語太夫人安在祝曰我是也使大駭自愧口失言孺人之事其夫也有順無拂即與兒媳若孫男女語先爲溫顏笑容語乃發馭下亦然終其身無怒色毋論訶詈鞭笞也隣媪及稚子至稍與榰柜之屬乃快垂老猶手自炊薪具食雖盃羹豆蔬計家口多寡無貴賤少長必均適口宗戚閭黨有貧者周其急脫衣飾勿靳惜遇祭祀辨明起灑掃庭戶滌几席治膳必潔且熟曰鬼何知食惟得氣爾貧家縱不得明粢豐盛奈何不以氣爰先靈乎常茹素勿殺牲著爲訓示後人古所謂溫良恭敬覓裕慈惠若祝孺人眞無忝矣道行與子同發示子書曰家本寒儉幸父子列衣冠此三代

嫁時一簪一珥悉易爲紡織之貲勤于女工率至夜分天未明則起矣晚年受諸子供養每進豐膳必戒曰毋以奢故耗產業八十餘耳目行動如常躬率女僕舂秋蠶織未嘗以老自休居常撫諸子孫及臧獲顏色溫然未嘗見其叱咤聲也臨終呼諸子孫訣曰汝兄弟叔姪必相與和睦持門戶吾其瞑矣嗚呼孺人始終以持門戶爲心爲婦于家猶爲臣于國若孺人豈非所稱公忠盡瘁者乎○高安令朱道行妻祝氏少伶仃孤苦年十三即歸朱依其姑吳氏勤慎當吳意姑婦也不啻母若女家貧無他臧獲吳漸米炊薪就吳操臼祝汲井吳縫紉祝澣濯衣食之需皆手出之吳性儉葬燈撚草細如髮爲省膏也炙茗不更舉火出諸飯甕家法類如此吳以是傳祝祝以是傳其婦徐三世恪守如一日祝之夫及徐之夫父子同

母德所致益指其祖母金及母吳及室人祝云爲夫稱舉之如此誠有以心服其賢也祝之婦徐氏亦賢克承其姑徐故習豐腆既歸儒門貧若固有躬役柴水及絣缾細務不遑朝夕所生子女左右抱持嘈啐索食艱苦備至自始迄終理家務勿使身有餘力篋有餘貲迨稱未亡人喪葬婚嫁數大事並舉力不勝枝梧多貸錢每當歲除索者盈戶外徐孺人躬壓于內勉其子館穀于外凡六年貸錢清其子一是字近修登壬午賢書近修常逃館于葛氏時一日歸厨無提粟僅餘糠粞三升雜以鴟腸菜作餅余及妻妹對食味苦澁妻且咽且吐惟食母以四枌菓母半與幼妹易餅食之曰兒誠孝是亦甘旨矣姊壻祝緝季聞而嘆曰賢哉朱子母日用錢十五文日不再火夜無膏燭晦輒息其貧如此而母安之卒能清其逋豈非難哉朱氏累世皆賢配嗚呼可謂盛矣 附錄 戚母周氏進士戚如圭母也少喪父母以孝聞既歸戚生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無當意者母始盥饋則悅之已高患風痺母與俱臥起扶侍終其身其後戚生卒四子一女皆幼爲生難母攻苦食淡勗諸子學孝經論語率口授米鹽薪芻之問不至於其耳就外傅反面必課所業問所與居遊爲兢兢勤女事甚力諸子日晨省已僕僕菅箱間理蠶事夜分誦習倦欲寢壁後機杼聲軋軋未絕也絲入衣不足又緝絮緝純佐其闕天暑汗浹背不休諸子勸少憩則曰吾職也其敢慶乎性慈祥雖呼指僕婢如恐傷之歲時祭享雖甚病必自力供具晚歲如圭舉進士次子遊太學閭里相慶而母泊如也按戚母爲大儒弓戚公所再以爲女美婦德母道三者兼之即其辛苦持家無纖

于之當刑而緩急無可使之時一生何啻千百已爲父母之子而或絕不相聞而或聊爲永歎老親皇皇一身安坐苟一自反何以自存夫不能自存之心即傷父之言之心也苟充此念即爲緹縈不難即不爲緹縈相去亦不遠矣○又曰天下女子但知有夫不知有父母習染日深至在家時以傳舍視其家出嫁竟置父母于度外以爲此昆弟事非我女子之所知也父母之家若有可欲則曰我獨非父母之所生乎則起而爭之父母之事若有相涉則曰人各有家安能兩顧稍稍分憂即有德色在爲賓爲主之間操可進可退之勢無怪乎兄弟以姊妹爲蠹客父母以生女爲賚疣生女之日弔而不賀殘忍之夫至以溺殺有父子之親而忘恩義之實良可悲也余沈姑母博通經史善事舅姑每語余

毫求適之意非自
強不息者曷能之。

二十功 父母貧困勸夫迎養送終一年爲二十功能盡孝者另逐日記功

錄 緹縈太倉長淳于意女也意犯罪當刑有五女相對而泣意歎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緹縈傷父之言隨父詣闕上書願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漢文帝憐之釋意秦定曳曰人家父母生女不喜只爲緩急無可使五字人家女子不能盡孝只爲無傷父之言四字試思父母鞠育男與女同乃男成人而娶婦承祧女成人而于歸他室罔極之恩何處可報世間女子習焉不察常有以嫁贈不足反怨懟其親者弗思耳矣今勸舉世女子無論父母無子如淳于之當刑應動傷父之念即父母有子不至如淳

日自恨爲女子。不能竭力事父母。一生精力。爲他家作計。不能不爲歉然。已酉歲葬先祖荆涵公。姑年已七十餘。術者以生命相剋。戒勿臨穴。姑即泫然動曰。脫我爲孝子。亦將不臨穴耶。立命肩輿。即登山俯仰悲號。嗚呼。此豈流俗人所見及哉。

三十功 父母公姑無故暴怒苛責而能順受無忿色怨言

惡言。事爲三十功。 微事 程彥遵事母至孝。母性嚴厲。彥遵方壯年。承順母意。終身不變。其妻賢而被逐。畧無怨詈。歲時問安。盡禮不輟。獨居守節。始終不改。夫爲作孝烈傳。噫。凡爲婦不孝有可逐之罪者。當其未逐而先有怨恨之言。眞程妻之罪人矣。 發明 秦定叟曰。大抵父母舅姑不能無偏愛之。不可但見他不是。似乎相抗。以重其怒。曹大家女誡云。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非爭分。曲直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貨。秦先生推論之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其卦爲睽。犬豕下氣怡聲以巽父母。舅姑之憐而爲子與婦者。惟有下暗。陰性柔暗。多不能容。婦姑同處。易生嫌隙。非必皆一人之過也。今世婦人中才以下爲多。中才以下之人。不能見已之過。極易見人之過。彼此名見其過。彼此皆不能容。然婦姑不相能。而每責婦以不孝者。此天下之大義也。父母未必盡無過也。父母有過而爲子女者欲與之持平。可乎。聖人只教人恭敬謙讓。克已自反。並不曾教人必與人持平。與常人且然。況于

舅姑乎【眉注】按白文順受無忿怨兼父母舅姑而言若女誠則專爲婦之事以母加女則爲偶然之事以姑加婦每多成見據胸此在爲婦者尤難也夫爲人婦者有婦之道爲人姑者亦有姑之道婦以順受爲功姑必當以苛責爲戒功過格因有子女條故閨門格中不及爲姑之道然姑乃婦之表帥關于家政不淺愚敢干此條之下特誌閨訓二則願天下之爲姑者警聽焉○甄后事寡嫂謙謹母待嫂過當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言流涕泰先生曰嗟乎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此待婦名言也豈特待寡嫂爲當然哉余觀人家女子遠父母兄弟子然一身仰庇舅姑托身夫子其情亦大可憐爲之姑者當念其求諸家務曲爲教導舉目無親曲爲周邮一切事務只宜恩過于義使爲婦者忘離新之苦有依戀之誠即一家興隆之基矣有等婦人傲僻成性不知教婦初來之方以懼過爲矜莊動加裁抑俾無容身之地積成睽隔之形甚至偏聽子女縱容婢僕咆哮終日咒詛不堪致使婦之強者恐戾以相持弱者飲恨而致疾子之不顧名義者佐婦以慙親子之稍習倫常者愁居而懾處一家如此亦何吉祥之有哉我正告世之爲姑者人家媳婦上承宗祧下蔭苗裔祖宗予孫賴之關係非輕降生身父母之服行舅姑三年之喪離父父我離母母我惜義非輕我昔離母家情緒皇皇異人撫恤豈子婦獨不然乎接引誘掖正在此時我欲用婢僕委以重任必加深恩豈今子婦反可輕乎撫育顧復正在此時如此而子婦不勸者未之有也古人云

爲人父止于慈。余謂爲人姑亦止于慈而已。敎子嬰孩敎婦初來。女子性氣。大概柔弱。初爲新婦。膽力未充。如離羣之鳥。進退張皇。相其行藏。嬰孩不遠。祗須示之以所未知。一止于慈。恩過于義。則親情自洽。敎亦易施。不必過于作意。反使情義乖違也。世人多昧爲姑之義。至使相傳見姑如閻羅王。如親臨上司。使一家蹐吉之氣。索焉都盡。良可歎也。○愚按泰先生之論精矣。因更取盡倫格中子女條讀之。見其間以任意苛責爲戒者。不一而足。就謂爲姑者。不有明訓之宜凜哉

遇事輒勸夫爲善及贊助夫爲善經年無忘　一言一功。

加三十功。**發明**　明太祖嘗述高皇后之德。謂侍臣曰。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永樂后徐氏嘗

五十功

姑娌和睦終身無間言　若待已非禮而能順受者。每一次加十功。**徵事**

唐張孟仁妻鄭妙安。伸義妻徐妙圓。皆敦義睦。徐富鄭貧。各忘形迹。從不以相形介嫌恒。于一室紡績。有所饋。俱納于姑。臨用則請取之。不私爲己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己子。子亦不知孰爲己母。家猶爲人竊去。夫哺其兒。人謂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曰二難。以爲姑娌師法。**附錄**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吾盡以所抱與我。兄以告妻。妻猶

在蔡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謂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我新生與之。二子皆成立。長曰翮。次曰翊。翮子樵。樵子翊。翊子鑄。鑄相繼登科。睦婣之報如此。顏光秉曰。婦人私子至切。況又艱嗣。乃肯捐以與叔哉。其嫂姒之一體不言可知矣。若不忍棄嗣子。尤人情所難能也。

◎終身綦縞自安不服華飾 徵事 唐正之妻王氏貴家女也。奩粧極盛。既嫁。見其夫家素尚朴雅。遂解去其所御金簪珥。而裂其華衣。若以盛麗爲愧也。正之亦世家子。祖爲給事中。父爲郡守。兄即荆川先生。科第奕世不乏。使令而王氏于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婢。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眞難及矣。 附錄 宋朝立春日翰林書春詞。剪貼于禁中門帳。溫公承旨。其詞皆寓規諫。皇后閱五篇。其一曰。春衣不下蘭薰。緣須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勤大賢用意雖小。必有深情。母后不敢恣爲華飾。凡爲閨閫者可知。

貞功 舉止端詳不妄言笑謹守中閨不輕露顏貌 發明 曹大家曰。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所謂得夫非佞媚苟親也。專心正色。秉禮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狎羣輩。無闚視門戶。此可以得夫矣。動靜輕脫。視聽偷狹。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言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非專正之道也。

◎助夫主以義

方敎子成立 增註

渾舉言之故列百功或以日計或以事計則備於男格子女條至如造就子孫爲盛德大器則不止于成立其功又加記矣 徵

蘇明允洵妻程氏好讀書識大義明允少豪不悅學中歲發憤思自力念無以爲生程曰君苟務學我不以治生累君也罄服御翫之治饘飴而明允得篤意於學二子軾轍幼親教戒之曰汝讀書勿效兒曹輩欲以書自名而已嘗夜讀東漢范滂傳軾慨然起跪請曰兒願爲滂大人許我乎母喜曰汝能爲滂吾不能爲滂母乎後二子皆忠直敢諫諍母教然也夫人善轉移治生資饒給則嘆曰積之且將愚子孫諸族嫗孤窮者悉嫁娶賑濟之人有急周焉長公一生達識疎財蓋亦有所稟承云 發明 勞曾山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續上下之分施子孫之過亂內外之別嫂惟簿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俱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盡其道而家道正也故曰家不難於有嚴母而難於有嚴父而難於有嚴母不難於有順父而難於有順父之嚴母父所振飭順在位苟或不順是二君也其能治乎○顏光裘曰婦人深愛而不知大義見已子與他人子或同坐之子相爭競則必占已恨人即自家子而少長互異偏護過多不知教以禮遜致積相讐恨家門不睦或見丈夫責子又與作鬧意欲樹恩甚則欲其子不孝父而孝我者有矣夫不孝父豈能孝母又偏愛之子反多驕蹇刻責之子實爾孝順而意向既再不自知也

且復轉其夫縱之。如此則賢愚是非。安得不顛倒哉。故婦人之慈過於丈夫。而其猜疑同異。亦復甚於丈夫若夫若子。復不知大義。則爭亂立見。尚須自克其偏心哉。又曰有子而朝廷賴之。鄉里愛之。宗族親之。則愛于至矣。不然而一。母庇之。叔伯兄弟惡之。鄉里斥之。或至破家蕩產。凌辱取禍。可謂愛否。故不可不知大義也。廣義 泰定叟曰。人家興廢。全看子孫賢愚。子孫固須自教。然師傅必不可無。婦人知敬重師傅。尤是第一正務。蓋男子只綜其大概。館中飲食起居。檢點周到。全在婦人。又孩子以母旁爲逋逃之地。母性嚴明。便無規避之方。教自易施。嘗見人家。丈夫極敬禮先生。婦人却全不照料。丈夫極重望兒子。婦人却一味姑息。此最害事。余有一友係農家子。其母每於先生初進館時。預織綿紬一疋。自送先生云。願先生加意教訓兒子。其子後卒登第。此母平日待先生可知。一友訓一頑徒。大用憂楚。其性稍馴。此徒忽病。病痊進館。使者白曰。主母幷上相公。寧使官人讀書無成。求相公免打。其子竟不通。終身此二事。余所目擊。特舉以告世之爲母者。◎父母不發奩資出嫁無怨望心 發明 男子

仕而事君。身非親之身矣。女子嫁而從夫。則此身爲夫家之身。故父母生女。視爲虛花。誠虛花也。衣之食之教之誨之。孩提抱持之。疾病保護之。費幾許恩勤。無非爲他家鞠育。女子而思及此。有不愴然于心者哉。即使無纖毫之奩贈。其累父母于未嫁之前者。方不知所以報之。而尚忍有計較之私。責望之意耶。女也豈復能孝公姑。事夫子哉。然而世風之偷也甚矣。不惟爲女者以粧奩爲固然。凡爲公姑者。孰不以望

於其媳。凡爲丈夫者。孰不以望於其妻。胥家庭爲言利之家庭。而欲求戾氣不形。和氣致福者。未之有也。○合下一條觀之。一則致怨於夫家。一則致怨於父母。無非於利上起見。强者絮叨而悖詞。弱者悲傷而飲泣。竟不思已之報父母者當若何。已之事公姑者當若何。而惟于父母公姑之待已者。恒介然而不能釋。此雖性情之離而未始非習俗之蔽也。○公姑娶婦不成禮。不出怨言。○執喪營葬助夫盡禮。○夫處貧困能道義慰勉。一無怨讁。徵事 桓少君。鮑宣妻也。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妻之齎資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非所當也。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侍巾櫛。既事君子。惟命之從。於是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京兆尹王章貧時。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斥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卽病困。當激昂自起。何當效兒女子涕泣相向耶。章悚然起。卒成名。○龍游徐孺人。父初歿。母欲許富家兒。緩不成服。孺人號慟欲死。母乃止。既終喪。信安劉必明知其賢。往聘之。無何。劉得暴疾。將危。親戚咸爲憂之。孺人曰。已許嫁矣。復何疑。劉病愈。乃歸焉。頹垣敗壁。蓬蒿蕭然。孺人機杼佐之。雖如也。劉有弟富。以孺人託其弟。遊學遠方。弟不能養孺人。與一婢績紉自給。嘗遺書於劉曰。老樹一株。綠陰滿窓。頗足自適。幸無念我。終不言弟。過劉後歸。一日懷白金數鋌。徐怒曰。妾以君爲賢者。

令安所得金乎劉出書則諸生所具束脩也乃受之劉爲安鄉令卒士友私謚曰廉靖先生妻之助也○進士陳志行其配曰董恭人當志行爲諸生貧特甚居荒村中時時午不舉火志行常喜醉歌以舒其不平經旬缺不能供時端午節出戶見村人蒲觴簪黍紛相問也志行發憤曰佳晨遂無一觴妻孥樂乎入見董恭人無慍色志行喜曰此眞吾妻矣日煮野菜羨相勉曰他日無忘此滋味也志行歷仕郡縣以廉節稱亦恭人有以相成云高景逸先生曰今夫豪傑之士當窮困無聊時不難浩浩遊人世間彼俯已自視固知其不終是也顧獨難於入宮見其妻室人之謫詩人咏之所從來久遠矣豈獨貿臣季子婦乎志行荒村五日何異陶令重九離邊彼其夫耕婦餉此乃夫讀婦炊曾怡然不以爲意令其君子意韻自遠

求紛華沾潤成夫廉潔 罷事

羅公雙泉之室李宜人本官家女既歸雙泉產故窶束脩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歸宜人簞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爲兵曹時閽人何雙泉於是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室人獨擁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銜之數使人伺雙泉戶竇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携女奴日往後圃掘野蔬而食之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明鐺釧金

纍然宜人凡再受封至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往返巡席間諸察婦以爲苦也密勸以賂宜人矍然曰吾安得聞此言且不知吾夫耶已而女騶有私獻金器飾者蓋乘雙泉所不覺也宜人痛訶絕之曰而不知吾夫耶唐荆川太史曰余觀李宜人行事爲之慨然而嘆蓋嘆吏之漬于墨而潰其防也然而潔志好修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奇而躭于飾牀第之言昵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于此即有能免于此而或窺隙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陰以之叉牽于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往往壞名而失志以致于敗可憐也已故內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終饗之怨雙泉公固潔之風內有交徧之謫則志好修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蓋亦多焉○李文節致政歸卒之日所遺宦橐僅四十四金語林夫人曰以二十金治木以二十四金治喪夫人唯唯謹時泉州守蔡公公所舉士也覓上次二副杉枋以備夫人選用林夫人致謝曰治木治喪太師原有成命侯豈不知太師生平乎往復再四夫人終執前議蔡公曰昔門人欲厚葬顏淵夫子不能禁豈其麾守茲土而敢以儉薄待吾師乎夫人鑒其意肫篤因命其次者夫人生於永春之名族乃翁生而奇之嘗走郡城訪知友許東溪爲覓快壻東溪即以文節對時文節年十四東溪遂爲訂盟與文節公砥礪清苦窮達始終若一可謂賢配矣

附錄 曹女者尚書郎脩古女也脩古知興化軍卒官僚吏釀民錢三十萬致之曰以供宴女曰父奉身約而廉今亡矣葬之豐儉獨稱家有無治具而受私遺焉非父志也告其母辭焉僚

吏曰。即營葬有具。請以嫁公女。女曰。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父殁用於喪。且不敢而曰以爲嫁。不亂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遺。不亂常位乎。卒不受。君子曰知禮。

三百功 懷孕時加意敬慎。曰不發惡聲。耳不聞惡事。目不視惡物。不妄飲食。不妄勞動。常懷敬畏天地和好。

一 室慈愛物命等心。數月中無少怠。**徵事** 太任者文王之母也。太任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教一而識百。

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易簡錄云。凡受胎三月。凜氣未定。逐物變化。故妊娠者。須常聞賢人君子嘉言善行。調心神。和性情。謹嗜慾。節飲食。慎起居。照事清淨。則生子端正。壽考。和順安祥。聰慧無疾。所謂胎教也。有此根基。則日後培養自易。欲昌大其後者。當于此留心焉。**附錄** 產寶有云。婦人受孕之後。最宜淨房幃。兒不受火毒。今世男婦受胎之後。不異寢處。蘊火害胎。且夫胎元之形。僅一臍帶繫母左腎。名紫河車。一蒂甚微。甚脆。孕婦謹慎起居。胎元安穩。猶菓熟帶落。原無艱難。若不知禁忌。帶斷腎傷。猶擊撥生菓。嘘損可虞。尚慎之哉。

化 夫主行仁成德。**徵事** 呂氏。許升妻。升少業養姑。數勸升修學。每有未善。輒泣涕進規。呂父惡升。呼女改嫁。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閨訓曰。近世子弟從父母之言。不如從妻之言。所以男子婚後。每有一番變易。所苦女子又多

失教不能相夫之善而反長夫之惡者多矣世之女子須知丈夫爲終身所托關係匪輕所遇果君子也當敬而勿違如不幸而遇許升母忘升妻之行哉○沈日宣曰世俗之爲夫婦者不過惑溺于私狎昵于欲而已離居眷戀其所屬望者安存晤對綢繆其相勸勉者何語甚而父兄教督床第非所樂聞師友從遊閨幃若爲恨事不知夫子揚名分榮不少良人敗檢貽慮偏多故識大體者必兼終身之究竟箴規焉以不忘匡贊于焉攸賴

教導成立 徵事

◎視庶出子如己子撫養若不令認其生母者非前妻所生子女同

先卽爲太保納側室生子繼光親抱育之繼先爲吏部主事欲得母金釵爲長孫納婦不許後出以助繼光婚或問之曰繼光稍營家產母不悅曰我常憂吾家福優於德今復求增乎人皆以夫人爲識大體尤可爲嫡庶異視者法○若慈母者魏若五人皆不愛母而母遇之甚厚凡衣服飲食起居載三子必過爲加恩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朝夕悲哀勤苦以救或曰子不愛母何憂勞如此母曰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而不愛其子可乎遂力懇魏王高其義乃赦之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因以禮義訓導八子皆爲魏大夫卿士○翟母者翟方進後母也方進年十三失父辭後母欲西學長安母憐其幼不忍也隨與俱方進出從博士受經母織屨給其資用十餘年不怠後方進至丞相封侯供養勤備焉○陳文矩繼室李氏字穆妻

文矩爲安衆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變或勸令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調藥膳必親嘗厚勤備興大感旣瘳呼三弟告之曰母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奪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則已泰矣皆自詣南鄭獄陳母德狀已過乞刑郡守表其母旌廬後四子皆修葺爲良士○秦聞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聞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遺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人而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曰殺人者我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鞭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出訊他囚始得其情歎息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

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上其事旌表復其家

義

咯之訓詞僅舉庶出子與前生子耳之姑之視媳皆可援此條也婦人之性大都非所生者每異視之故愛其女而薄子媳者比比皆是吾深有感夫鄒女之言焉鄒女名瑛前母生一子娶妻荊氏爲母所惡飲食不給瑛私以己食繼之母責瑛瑛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今嫂二親一日戚憂女之耆耶其母乃稍止泰先生特設一話端云或問鄒瑛設嫁到人家是前妻之子其姑虐使之瑛母之論當如何曰瑛母必大有明白道理之論矣必說人家媳婦總是一般你他日身死他不披麻帶孝麼人家兒女個個疼的你女爲人作賤你不難過麼必說人家奴婢尚須好看待豈有媳婦如此磨滅必說自己埋沒本心傍人豈無耳目必說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汝厚待自己子女。必遭折罰。凡此諄琪母所必有之論也。然而責人則明。自鑒則昏。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所以難也。

○又曰。人家繼室之姑。大率與媳年字不甚相遠。已年輕則疑重之處自少。媳年長則卑異之念亦微。雖尊無二上之義。千古爲昭。然家庭之間。以恩掩義。謙尊而光。亦見大者所當知也。余女適查氏姑爲林孺人。待前母二媳慈愛無間。二媳恭敬至老不衰。余偶讓木嘗語余曰。老母自云。生平常視兩嫂如妹。未嘗以姑自居。余爲之慨然。曰母賢明若此。宜兩嫂之恭敬不衰也。今之年少而爲繼母者。尚亦深味此義哉。

○夫之弟妹子姪幼失怙恃。留家撫養成立。不異己生。一人爲三百功。自己弟妹幼孤。能勸夫收養成立。及公姑年老疾病。能代撫其弱子幼女者同。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嫂也。滎陽人。爲昌黎韓會妻。愈生甫晬。失怙恃。嫂鞠之。甚恩。念寒而衣。念飢而食。劬勞閔閔。也愈未齠。從兄官秦州。兄坐謗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幼孤滿前。不能歸。鄭拮据誠至。竟以一喪返葬。春秋霜露。敬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遭時艱。避地江南。零丁孤苦。撫其子指愈而泣曰。韓氏兩世獨此耳。流涕滂若不自勝。日誨導愈。最之成。本退之成立爲大儒。嫂之力也。爲嫂服朞。自退之始。○歐陽氏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沒。遺一女名閨娘。纔數月。乳不足。乃以己女分。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足。乃以己女分。隣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于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忠臣後判清河。二女

及笄富貴家多求忠臣女歐陽公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卒先聞娘粧奩極盛送女之具不及焉秦定叟曰凡婦人之孝能于生前盡色養死後潔粢盛足矣此則全是舅姑亡後委曲體心眞可謂難能者矣余于數事之中尤服其因乳不足以已女分隣婦乳而自乳聞娘夫于此等處尚遠已女而親姑之女則其用心隱微一種眞眞公忠孝義粹然純白之衷更何間然世俗惡薄每見小叔幼姑動爲兄嫂疾視以爲多此一事以累我曹者歐陽夫人之行豈非曠代所僅見哉○漢州陳堂前者里俗尊母之稱也年八所式皆呼之曰堂前堂前者陳安節妻王氏操行爲鄉二十而寡奉舅姑孝幹家有法家日裕舅姑安之時小姑尚幼堂前鞠教之及笄厚奩資遣焉舅姑沒小姑求分財盡室中所有遺之小姑所得財爲其夫所盡又買田治屋撫其甥教之甥卒又撫教其子他親屬貧不能存者教養婚嫁至三四十人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以孝友著乾道中表門○姜義姑者蘭溪姜澤姑也澤未離襁褓父母俱喪其家素饒時姑已嫁爲金華楊氏婦矣撫澤泣曰嗟夫姜氏之不絕僅此耳脫貧賴者圖所爲滅口則奈何挾以歸鞠之稍長俾從鄉先生學學既成乃得恢復姜氏舊業於是澤事姑如母終其身○薛義姑年已及笄適父母淪亡三弟幼孤媒者議已之婚則辭之俟爲二弟娶畢乃定禮而適倪氏將適之時集親眾焚香告天驗已所得粧奩而明其不欺既適之後敬夫育子創業改築而家道興隆倪氏科第綿遠則曰此祖姑之澤也薛氏子孫興盛則曰此祖姑之澤也

一女人能造兩家之命顧不偉歟

◎夫沒後教養

孤子女成立 徵事 鄭夫人者歐陽脩母也夫卒脩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用勗脩於學嘗大雪夜以荻撥地爐寒灰畫字教之書居恒泣告脩曰而父爲吏廉而好施與俸入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之積一壟之植以庇有成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嘆曰我求其生不得爲可哀耳指汝言曰吾命宜早夭恐不及見兒之成立也當以吾語告之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脩感泣奮學方貧賤時治家儉薄後脩舉進士稍顯常不使過之毒以直諫貶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脩卒以忠正爲賢相累封毋越國夫人○包毋楊氏華亭人居曹涇里生子節方五歲孝二歲夫亡氏督二子甚嚴每損一衣壞一器輒誡以懲曰少不知戢長益誕肆二子感奮力學迨有室每夜二婦力女紅侍立不敢坐候二子課竟始入內以爲常節應試遣老僕隨行中鄉榜歸老僕云同榜曾邀之于平康里毋聞之流涕覆面先責而後拜焉後相繼成進士訓曰守身義養粗糲亦甘饕詖敗官牲鼎爲惡二子服官廉慎一時徵入爲南北御史節後忤楚閹孝劾嚴分宜兄弟皆著直聲曹涇離海塘不遠夜有神火數百一道透迤而前及包毋門隱不見過復灼然毋子正氣爲鬼神所憚如此○朱震亨毋戚氏早寡家單甚艱勤憔悴理家政井井漸以致裕遇諸子思而嚴訓之於義方子幼嬉戲取人一雞卵毋怒曰是而所當取耶笞而還之震亨長遣從許文懿公遊脫釵釧資之學無倦震亨竟成名儒 附錄 方正學先生吳氏賢女

哀辭其畧曰夫亡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
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夜抱兒乳夫有知兮
無知相兒兮上續遺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
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擔石無儲
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
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
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

千功在家事父母嫁後事公姑致敬盡養終始無怠念

增註　是蓋統其終身而言於逐日逐事外加記者徹

事　姜詩妻龐氏事姑至孝姑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
里龐常汲流以汲後值風還遲姑渴甚而恚詩責妻
遣之龐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自以

其意遺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具以告姑嘆感
呼還恩養愈謹生一子因遠汲溺死龐恐姑哀傷不
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嘗魚鱠又不能獨食呼隣母
共食夫婦常力作供饋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
每旦輒出雙鯉以供赤眉賊經其里弛兵而過曰驚
大孝必觸鬼神敢來帛子之而去○柳玭曰崔山南
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
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不拉食數年而康寧一
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
日疾病長幼戚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
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麗水林侑妻周氏知書奉道夫卒奉姑謹三饋非手
所治弗以進子婦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
老甫六月爲盜迫夫棄兒澤中走死時周姊姑避地

義兒吳泣告曰烈女不事二夫婦自竭力奉侍吳爲鄉里緝麻絡絲得錢米悉以納姑或得肉饌必懷歸婦常炊飯方熟隣母呼之出姑恐過熟取飯起以不能視誤傾穢桶吳還見之亟往比隣借飯饋姑而姑所汚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自食一日正晝里人見祥雲從空下吳氏踴之升天驚報其姑姑曰婦告我以困倦暫歇也衆詣其房見吳安臥乃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青童駕雲來手執符牒言一天帝召便同跨虛空叩天門引入朝謁帝曰汝一村婦能奉侍老姑勤苦盡心爲可嘉也賜錢一貫爲供膳貲免汝傭作之苦命兩童送還既見床頭果有千錢姑悟衆所觀者神遊耳嗣後用盡越日復有錢在焉姑之身綿綿不窮事見孝行錄◎事夫主致愛致敬終身無輕忽

東山聞變間行往迹之又遇盜周旋老矣盜釐之去而迫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泉不相離苟生也周事神謹默禱忽見有負裝橐行者急持戟趨却之得脫去自翳灌莽中盜去行失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怖弗啼也亟腹以去兵退等夫尸得焉而家燬僦宇舍以居婦姑相爲命時徐年甫三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兒吾何忍棄之兒幼多病母大母日夜保護稍長刻意爲學鄉先生潘柴閣聊以女妻之期叙練裳提甕出汲忘其家之盛富也奉二母孝徐晚有疾不能行潘晝夜扶掖疾革割股肉雜湌糜以進定老舉進士爲秘書丞得贈父母如其官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皆三母之遺蔭云○宋都昌吳孝婦夫早亡無子事姑至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單欲招一

心。發明傳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曹大家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尾。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修身莫若敬。事人莫若順。○程大中公夫人德容之盛。內外親戚愛敬。大中公甚禮之。而謙順自牧。即小事必稟而後行。此可爲法。○孟光爲梁鴻妻甘勤苦。承鴻志。鴻喜曰。能奉我矣。鴻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舉光傳爲佳話。衛賢妻若此。首舉光。伯通察而異之。古今傳光之德。何在惟順而已。惟敬順豈非爲人妻者之大節乎

能寬仁撫字終身不妬不虐 徵事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妬不衰。姒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禮有七去。妬爲之首。吾姒不匡吾以禮而使我爲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附錄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妾也。衛宗死。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事父也無怠。妾之職。夫人何勤焉。妻固欲外。妾以死留之。終供養不衰。君子以爲二順。廣義按格中諸條畧於爲妾者之事。正室頗嫌闕漏。愚意當添註一語曰。凡妾之事妻。與妻之事夫同。則其爲功爲過。俱可准而記矣。并誌往行以爲法焉。○東漢鄧皇后初選入爲貴人。上承陰后下逮同列。恭肅小心。每讌會。諸姬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莊嚴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邑者。郎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

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爲公子時奔狄狄人其二女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又以女妻衰是爲趙姬生三子姬請迎叔隗及其子盾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君其逆之既至姬以盾賢請立爲適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秦定叟曰余嘗反覆趙姬之事歎趙姬之眞爲女中堯舜而非諱常賢淑之所及也婦人之爲側室不得已也今已爲大國之女文公已不知有叔隗趙姬乃曰得寵敢有叔隗趙姬明言趙衰之娶已爲非禮也而忘舊何以使人是趙姬衰爲非禮也文之失知而不亦明知文公之以已妻趙衰爲非禮也文之失知而不敢言夫之失過而勸之改且又深知夫之此過只須我之克已而爲之改也是以毅然而力行焉豈非卓然超出之見哉正卿適子常爲正卿趙姬以趙盾賢能而割愛于三子與堯舜之遜讓何異吾想其巍巍蕩蕩之胸襟豈止遠出文公衰盾輩而已哉又曰今世婦人不喜謙謹之名而惟妄自尊大嫡妻無論矣業爲庶妾而惡人稱爲庶妾妻在則思匹嫡妻亡公然繼室近日漸有踰嫡之弊縉紳家往往稱二奶奶有一婦痛惡二字禁家中不得呼二凡合云二者皆易爲兩爲雙其可笑如此皆由于不知分不安分也夫趙姬可以不爲妾而不肯自踰于嫡今人一實爲妾而惟思高出于嫡何其昧歟

干過 私取他人子冒認親生致亂宗祧 增註 謂如不生育而假裝身孕及私以他人生男換己生女也○已生子不肖不容夫納婢妾致之

賢嗣、若已不生育致夫絶嗣罪重惡極。不在此限。徵

袖制公主適駙馬都尉蔚煒。久之未有子。

事明瑞安公主無所出不得畜妾主曰豈可因我一人使萬氏無後乎入啓皇太后白于神宗擇宮婢二人去煒生數子。○吳越王錢鏐禁畜聲妓世子元瓘三十無子。妻馬夫人憂之請于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請元瓘納妾生數子。夫人撫視慈愛如一置銀鹿于帳前。坐諸稚子于其上。閱其家戲喜動顏色。○湖廣岳州衛趙指揮妻徐氏悍妒。趙本孤族無嗣嘗置一妾徐虐其妾經歲月不令與夫同處。及妾有娠飲以峻劑。墮胎皆喟焉。徐氏後患腹疾譫語。既爲妾聲。又爲兒聲。罹苦數月而死。趙亦繼亡。家無嫡類噫。

婦而斬絶世勳痛哉。廣義 妻婦所以傳代也。爲人婦而忍令其宗斬焉無後罪豈容誅宜功過格直不列之過條矣譏按七出之訓曰無子去。曰妒去。有婦若此而其夫尚隱忍容之。甘于絶嗣。其夫之罪亦難逭也。○諸晉三曰。凡不能育子。而復禁其夫之納妾。以致無後。論其罪則爲極惡。論其情尤爲大惑。蓋妾若生子。嫡母尊於生母。前賢制禮。朝廷立法。凡喪服誥贈。首先推尊嫡母。則是妾之生子。與親生何殊而必懷妒嫉之心。試思孰親孰疏。孰屬爭財。曷若令其夫留存嫡血。已亦與有依賴乎。附錄 台州章文寶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有娠。而病不起。氏聞請往視。父母以未婚不許。氏堅欲往。及一見夫。夫即逝。氏爲棺殮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至少宗伯。綸欲疏諫易儲事。恐貽母憂。未果。母謂曰。吾生平教汝何爲。汝能諫死。我雖爲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母怡然。綸後復官。終養。母嘗咏詩

見志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緝纊。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又一事甚奇。并誌于此。楊璜字希周。當塗人。丙戌三月十六日。鼎革破城。鄉村皆驚避。璜守先人丘隴。爲兵所迫。赴水死。于甫十齡。自林中出。見父屍號哭。亦赴水。妻陸氏痛悼殘絕。因妾有遺腹。遂破涕而言曰。吾夫庶有後乎。吾死。誰爲撫嬪。後日不停哭。罷則喃喃念佛。禱求妾必生子。以繼夫後。夜夢佛賜一子。醒而語妾。及歲暮。妾乃生女。陸氏泣曰。嗚呼已矣。無可復望矣。丁亥春。遂以其產。聚族而分之。已但欲粗給衣食以撫此女。族長不忍。議至小祥。具酹親族。陸故崇信大士。特設齋禮佛於佛前分析之。散齋之夕。爲丁亥三月十六日。女呱呱哭不已。妾張氏抱女就枕。張夢魘不醒。陸疾呼。張若無聞。陸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矣。陸驚呼家人。見其百日身體如故。惟私處生長男根。其旁尚有血痕未滅也。衆咸詫異。競至佛前瞻拜。更名佛賜。次日觀者闐門。聞於本縣張公。取兒庭閱之。問其宗族。異口一詞。且對曰。脫兒之變。非真吾儕小人。寧不願分其田宅耶。張乃不疑。噫。陸之誠懇。固婦女所難。一誠所感。金石可穿。鬼神可泣。宜有此奇聞也。唐君時筆之于簡。以爲此千百年僅見之事。嗚呼。若非親族聚會之日。其又誰信之耶。朱在菴暗宣城湯君謨。言此事出于目睹。仰首蒼蒼。神乎佛乎。宛有聲響之。可接閻其事。

搆是非離間家長夫婦

若造謀陷害者。罪重惡極。不在此限。

附錄

萬曆甲寅淮西

某秀才娶婦有隨嫁女緋桃自恃才貌冀寵于主而專擅內政值主母患痢緋桃欲乘機斃之謀于靈婆得毒藥數丸將和痢藥以進未及謀忽夢中自言曰爾若藥死願謝金飾一匣凡日中所謀夢中悉自吐露同睡者詰之則曰未嘗有言俄而狀若顛痫所言悉如夢中因取腰間丸藥自吞之少時便血直注號呼而死。

三百過 溺僕婦所生子女。一八爲三百過 徵事 巴丘掾連傑妻行多慘刻凡僕婦有孕必墮之既生勒令溺之蓋惡懷抱之功妨女作也忽一日有疾見小兒十數輩來索命或形骸俱具或肢體未全皆淋漓血漬爭唼其膚叫喊數日而死徧身潰爛。 附錄 郭邵有女名引鳳被二鬼攝入冥府門

上大書地獄有一王者坐殿上堦下列數百婦人各有小兒抱足號叫索命有孕兩三月而自毒其胎者有因生女多而溺死者有因家貧而不舉者有因妻妬妾子而打墮者有因爭鬪而觸損者有因怒兒啼哭打擲至死者有因視兒不謹死非其命者王者一一詰問引鳳以壽未絕放還具白其父因大書此段公案于天寧寺壁。以爲世戒。

百過 夫寵愛婢妾擅遣出嫁。

五十過 妻凌制夫。謂奪夫之權不由夫作主一事爲。五十過若婢妾特寵而凌制主母者加倍 徵事 唐憲宗嫡女岐陽公主工部尚書杜悰配也主素柔順。拜起一用家人禮。嘗與悰謀曰上賜奴婢。

必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聲。惊惟讀書。主職婦事。惊後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爲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過二千。約所至不得食肉。飲食悉返驛吏。惊在澧三年。主不與外事。不識刺史廳。姑梁國夫人寢疾。主旦夕奉養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喪則哀痛如禮。惊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居無正堂。處東偏小屋。凡六年。諸貴戚初恚之。繼而笑之。後皆加敬畏。鄭漢奉曰。余嘗見娶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愛臧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其夫雖沽餘味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于愚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是以富貴之女。必不可娶。乃有若岐陽公主者。其

眞女中之聖乎。○又東光縣主。與岐陽公主相同。主名楚媛。紀王愼女也。有至性。八歲父有疾。持侍左右不食者累日。適太子司議裴仰將事姑。如母嚴夫如賓。以徵柔聽婦。以慈惠。遺幼賤時戚里競奢靡。見主約。謂之曰。人生在適志而已。且女婦以恭遜成德。以禮。今行之不違。非適志而何。獨勤苦何爲。對曰。幼而悅驕縱。敗名者何限。獨懼不勤。敢憚苦乎。郁端甫曰。世有一種女子。以自尊自大爲才能。以浪費浪使爲作用。藐視其夫。虐使其下。一味驕恣暴殄。而群往來之隣媼村婆。又率爲佞譽奉承。竊吻沾潤。方且揚揚矜詡曰。女中之丈夫也。吁。何其謬哉。

三十過

夫寵婢妾有意酷虐。懷胎自墮。誤者免若墮僕婦及婢妾者爲三百過。凌暴致死者爲三十過。事以極惡論。

裕爲饒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妬而虐縛婢箠楚之婢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何苦毒如是中腦而斃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於是頭上生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遂死其餘顯報感應篇載之甚多即近日耳目所及亦且縷縷不絕無取博徵只誌一事足爲鑒矣 附錄 張郡幕妻衛氏苛虐不仁奴僕犯小過每箠楚重傷多成疾而死者後常自悔然性發輒不能制中歲病惑獨閉室臥自云不欲見人人至輒忿怒久之人聞室中有聲瑟瑟窺之已化爲蛇衣服髮爪散委附茲事于此見非獨妒忌爲惡凡酷待僕隸無不受 ◎有意酷虐異出庶出子女 同上 徵事

業報也戒之戒之 ◎有意酷虐異出庶出子女 徵事

欽縣有商無子娶妾歲餘得子商喜甚名曰祖御復商於外囑妻善視之妻口諾而心不然置兒於地當飯時擲一團教兒以口就食更名狗兒呼之輒應三歲猶扒塵地上啖食如犬妾飲泣吞聲鬱憤成疾死商歸見其子憙怒以爲有子如此不如無妻亦僞爲顰蹙商浩嘆曰此適足以玷家門也以足踢之竟死未幾妻忽癡顛仆地數日飲食如其子夫泣曰子如是妻又如是天罰何緣乎左右隣乃稍稍爲商言之方知果報婦亦隨死 ◎張開妻孔氏生五子孔卒再娶李氏虐待五子五子哭於孔氏之塚孔氏鬼魂題詩示開曰不忿成故人泣涕每盈巾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意憐兒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開得詩痛憤以訴連帥府開於朝李氏配嶺南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杵欲以壽曰而許氏死再娶陳氏酷虐甚生子名鐵杵欲以壽曰也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得以肆其酷虐鐵曰時年

十六。備諸毒苦。凍餓而死。亡後旬餘。鬼忽還家。曰。我
鐵曰也。實無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得天曹符
來雪我冤。當令鐵杵成病。與我遭苦時同聲。如生時。
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聲。陳氏跪謝。頻爲設奠。鬼曰。
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一食所能酬謝。於家中時時
作鬧。夜不得寧。於時鐵杵六歲。腹脹體痛。月餘而死。
陳氏憂怖成
痴。不久亦死。

三十過 同室交搆是非。父相讒謗。一事一言爲二十過。

附錄 袁氏世範曰。人
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益婦女所
見。不廣不遠。又其所
聞。舅姑伯叔姊娌者。皆人合親。
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
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於是有親兄弟子姪。至死不
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
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寧
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恤者。有做
小姑則諸嫂于母。做嫂則諸姑于夫者。其事多端。
不可槩述。不知我既入人家。同穀同穴。生子生孫。長
與此家傳世無極。則其親者。乃是我之親也。和睦致
祥。乃是我之吉事福慶也。待舅姑處。即是我兒婦相處家法。終日
我樣子。待伯叔姊娌處。即是我兒婦相處家法。終日
與人親厚。好恩情。好禮數。豈不快活。終日與人作對。
赤面相向。懊惱爭競。有甚佳趣。要不過忍些氣。破些
慳錢而已。我餓人。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
人不知。旁觀諸親感我。益德。自然加愛加敬我也。我
受人愛敬。彼受人讒彈。又復如舊
餓他。倍能親洽。則彼無不動者矣。

十過　貧婦不肯安分動輒怨夫。一次十過　徹事　賀織女

以與販往來州郡。賀初爲婦宋久。其夫遠出。每一出輒二三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去。每托言與販寡利。母妻在室。竟無以養。而別於他處供給小妻。閭巷皆切齒。目爲不孝不仁。妻惟以義命自安。爲之悟然。每遇夫還。盡婦道。承事飯食。惟謹。取內外衣躬爲澣濯。未嘗一問小妻及責以饋餉之給。夫無德鮮恥。顧常行養其姑。姑既病。時或煩躁。使性。婦益敬恭。下氣怡色以悅其意。雖閨室無人之處。亦無怨嘆。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一載。後其夫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畧無慍色。倪汝遷曰。此婦生於貧賤之門。日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孝且賢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　廣義　節婦之可重者。惟此茹荼嚙蘗之志氣。雖歷險劬而不辭耳。如不肯甘貧守分。則其胸次間。方多艷慕熱衷。而謂能忍耐於艱辛困苦之際。冰貞矢操也乎。世以無志氣三字。爲羞辱之詞。若此者正所謂無志氣也。盍請觀於節婦之所處。爲何如志氣哉。夫亦可以矍然興起矣。　附錄

耶穌汝過格曰。節婦姓謝氏。祁門李應期妻也。甫聘。應時病瘵。父母悔之。謝氏矢靡他。卒歸李。歸後病日劇。手足痺不能舉。一切臥起食飲。櫛沐抑搔。溲溺諸瑣屑。悉節婦躬之。罔懈晝夜者七年。嘉靖辛卯。應時卒。節婦年二十有五。誓以死殉。媚嫜持之嚴。不獲死。又萬方解之。不聽。就從兄謝惟仁問死所宜。惟仁曰。從一以終。義也。弟祖姑及舅姑在。若能養。李氏子嗣矣。節婦悟。始忍死竭力就養。姑風抱未疾。

矣而養三老經四喪古今伏節死者頗多一時感激然耳久則意解志移大凡然也節婦忍死且十有七年竟死不貳心烈哉吾人與鬚眉冠裳嗚呼立乎人之朝者覩此省夫○千夫長李某戍天台一部卒妻郭氏有姿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乃日至卒家郭氏殺然莫犯夫歸具以告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邀入茶亟持刀出而李出走訴於縣以持刀殺本部官罪死繫獄郭氏躬饋食朝夕紡績以資衣食久之府檄調黃岩州一獄卒葉姓者尤有意於郭氏視卒情若手足卒甚感葉因謂曰汝萬一不保汝妻尚少子女纔幾歲奚所依我未娶若俾我爲室視汝子女猶我子女卒喜諸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以告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而泣曰汝

祖姑更性厲家人事之無當意者節婦備嘗荼苦委曲將順鄉人爲之語曰新婦孝病姑好新婦順嚴姑馴已而相繼卒婦哀毀營葬舅憐其發苦無子欲令復贍節婦引刀斷指曰所不終者有如此指舅益老多病節婦事益虔朝夕治具布几上請御則肅立堂楹間諸姊妹每相謔語曰學生子又侍先生矣病甚手捧溲溷或澡惡汚牀廁躬爲鋪滌如是者又三年卒既襄事則以告惟仁願從夫子惟仁曰猶有母在尊喪母及期問如初惟仁曰事居姿住女節殫矣節不死無負李氏子也謝氏毅然曰否否不粒食四十四日不死引繩以絕嫡居後未嘗一日群語笑未嘗一日解衰絰惟上堂奉養易縞素葢不忍以凶服傷大人心也夫李氏子窮閻編氓耳又即病則節婦之於夫也無論無榮庶之望即室家一日之慶亦無之

之德武與裴訣曰燕婉甫爾遽此分離身投瘴癘殆不生還尊君奏留必且改嫁卿於此長訣矣裴泣對曰婦無再醮夫舂天也天可貳乎因操刀欲割耳自矢保母奪刀不遂毀容貌不御膏澤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久之德武問斷絕欲奪其志引刀斷髮悲泣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爲夫婦如初○胡氏狀元胡廣女大學士解縉子禎亮之妻也永樂初縉與廣俱燕文淵閣上日汝兩人少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越月廣果生女遂定盟既而縉遭讒死家戍邊胡益未及歸也逾數年父母欲令改適女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義何用生爲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急救已血被兩頰異議遂寢宣德初舉家召還女乃歸解○

父行且死母死亦在旦夕兒無所怙恃終死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在他人家非父母膝下比無仍嬌痴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以巵酒奠父母則我有後矣攜二兒出召人與之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之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自取給我去一不及看君也泣別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動激倒仆縣官皆驚異具棺殮就葬于死所山下又申上官表其墓曰貞烈至正丙戌宣撫行部廉得其事原卒之罪邑人付還子女終身不再娶○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尚書矩女也姊順有容德事父母孝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徙嶺表矩奏離婚陽帝聽

靖江浦貞孝王節婦周氏淮安諸生周爾忠女也幼許聘王氏子啓禎及笄而王貧干歸後即盡其奩篋爲夫生計甫三月而夫病毀瘠瑯延不效卦股又不效泣請其父棺殯之且曰夫死婦從禮也所以不死欲代夫養暮年貧舅姑耳時歲歉貞孝拮据不足供周生遺之麥貞孝親磨麪以奉舅姑而自食粗麪舅病疽醫須人參貞孝典幃帳市之而患其少卦股雜餌以進舅愈徙安東以屋小送貞孝歸寧忻然從之益欲借父貲以相濟也甲申夏兵亂舅姑歸浦貞孝往省盡以指環之類遺之姑因泣曰時事如此吾又負老汝青年無子女盍再醮乎貞孝正色曰時亂見殺會夫重泉義也又以語迫恐忤姑復婉言曰俟服闋議之衆皆信焉貞孝此後惟簡點衣履止留着身布衣此外盡皆遺之姑舅而居動如平常毫不見憂喜意至十月十八服齊喪請姑展墓姑以其忌日而除服也同往貞孝哀慟甚忽起對墓嘆息即從容收淚衆又不疑也歸入室詭言欲寐久不出及排戶視之已衰衣布服縊死矣帶中有詩曰强顏三載未亡人望斷孤墳淚暗淋亂雜此日成予志免得公婆苦掛心里士人哀而上請其詳載萬少司農二十四君子傳○其餘節烈事甚多不備錄入

◎唆夫薄待兄弟骨肉一言十過唆令爭競者加五倍徵事

魏鍾偶失愛於其兄妻王氏聞之浴具延兄爲謝過呼二兒使侍食焉兄鏞固俊爽士嘆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人賊未聞以婦人至也吾弟婦其賢矣哉一日鍾嗾其表兄弟之子曰甲幼也乃數犯我王氏曰君母旅惟一息耳奈何不能寬容鍾矍然稱善孫校成進士即莊渠先生也

◎

輕出中閨結伴遊賞一次十過發明凍水家儀曰凡窺中門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緒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鉛下若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升堂室入庖廚其嚴如此為婦人者可知所自謹矣◎自已生子雇人乳哺一年十過發明使為婦女者遠離家室一不忍也使人母子分離二不忍也若謂已不耐煩以耐煩之事貽人四不忍也素未交接未知德性何似萬一使已子漸染氣習五不忍也不得以既出雇直藉口於惘貧窮濟貧乏以為無過若自已有病不能抱哺或擇僕婦之有乳者代其勞更不然或央近隣婦女更不可得則真不得已也然必其所生子女已不在者則可強令分離又奚忍乎或有一婦而可哺兩子者則令其子偕來最為中理按程夫子嘗論及之謂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但有所費然力苟可能此大事也豈靳惜之◎徵事楊誠齋夫人性仁恕清儉居常以魯敬姜言行為省括誠齋為轉運使子東山復成進士既尊重矣夫人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絹四子三女悉自乳有勸募乳母者夫人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忍乎哉◎取一字紙書作針線包裹

五過

夫遠客在外家不祀先◎揚夫主過惡一言五過若關係夫

主名行者。加十倍。○公姑假貸物應用。吝不肯出。一事五過。反出怨言者。加五倍。若坐視危急而不肯者。加十倍。徵事寧郡民徐三娶婦辛氏有奩資。其翁遘欠官稅。嫉諭子媳以衣幣付質庫。婦不應。私捲懷其衣飾。將寄貯母家。其房在樓。窓火發於樓。衣奩頃刻灰燼。時方白晝觀者如堵。謂不孝之報。○夫欵留正經賓客。不肯具饌。○好飲至醉。附錄曹月川先生家規曰。酒以爲人合歡。神禹武王。何惡之深。以其喪德生亂。妨功糜穀故也。聽吾言者。切宜深戒。婦女絶不可飲。

三過

揚同室過惡。一言三過。若開係名行者。加十倍。○些小事。呼神自咒。咒人者加倍。徵事郭氏女引鳳被攝入冥。見鬼卒以百鍊鋼汁灌一婦人。引鳳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女生前好行咒罵。故獲斯罪。○同室矜說高低。一言三過。徵事王司徒渾妻鍾氏與弟淵妻郝氏皆有德行。鍾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諂鍾。鍾不以貴。凌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秦定叟曰。兩夫人皆可稱也。郝夫人爲尤難。或曰。非也。同在至親。因貴而凌。因賤而諂。此最下一等人。不足道也。余獨憂郝之。因不諂而傲夫。傲夫。鍾必不甘。而是非起矣。凡此等見識皆起于一點不平之心。郝夫人當日。但稱其不諂。我知其能。以平心處之。并無傲心。所以能至相親重。始終無間也。史稱鍾夫人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嗟

乎若是之人爲其娣姒豈易得其親重哉○楊忠愍公遺訓曰應尾婦是儒家女應箕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教導你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心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莊誦斯訓則知婦人家一室同居必不可使有高下相形之處也秦先生復推廣之曰姊娣不和皆起于相形而相形之處有不止于富貴者或姣好而多態或寢陋而無姿則美惡之相形也或聰慧而多能或質朴而無用則愚智之相形也或已雖差等而夫婿遠若天壤或伯仲無懸而子女忽分優劣或親戚敗類受意外之詆彈或舅姑嚮往起非常之嫉妒凡此相形之處莫非釁孽之由此姊娣所以難和也愚謂苟能佩楊山公之訓必將體悉周至處處用心何至有乖張不合之患哉 **增註** 白文不指言娣姒而曰同室蓋姑嫂之間亦該其中也◎臨產汚穢水漿潑棄市井飲食通渠 **廣義** 此人家所必不免者避過之道宜於幽隱處另置一缸盛貯上面仍須用軒蓋不致觸犯三光久之始同糞穢潑地其應幾處置得宜乎

一過

一日事公姑失敬失養 **發明** 凡言爲婦之道致敬致養其舅姑者莫詳於禮經不可不使共聞之經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以適舅姑之所及下氣怡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奉盤奉水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

以温之有命。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冠帶垢和。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徽事文昌帝君寶訓有曰。徽州李氏女名善瑜適葉元善長子。事舅姑極孝。已雖飢寒。凡飲食不敢嘗。啖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自爲祈告天地。願以身代。適遇巡察奏聞上帝。加其舅姑壽。復賜錢以彰孝德。一旦門未啓。見錢盈室。隣居秦氏女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常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曰。秦氏爲雷火焚燒。善惡之報。昭然可畏。○鄭邑民支祖宜妻喻氏。其姑黃氏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喻勤勞恭順。左右逢迎。惟恐失姑意。姑亦安之。忘怒。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刑責。入則自贖以喻氏嫁貲償之。喻無悔。一夕夢有神責之曰。汝前生爲牟容之妻。年三十。患病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羸瘠供汝。汝以口苦厭惡。屢加聲色於姑。及臨死之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汝家司命奏聞上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于雷斧之下。來日俟之。汝今生孝德。另有錄記。我特先期告汝。喻驚寤中夜號泣。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貲。謂終身不得償耶。喻曰。無之。清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事姑。不能盡力。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姑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注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但念夫貧。姑老。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辱二也。身且有孕。萬一得男。支

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念支氏無後乞容少延分娩而死時大暑中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獲免而里中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丈夫如奴隸是日爲雷火焚死葢代喻焉○開封有老翁長子娶婦不孝別居幼子聘某氏未娶適周王選宮女女家倪婚翁乃典身富家得錢以爲婚費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密問其夫夫諱之因扣姑姑漏言焉婦噭然曰爲婦豈忍令翁爲傭耶遂取簪珥令夫質錢以贖新婦置錢床頭期明日往適長婦來乃乘間竊錢去夫疑婦中悔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乃投繯而死夫殮而厝柩他所三日後雷雨大作忽聞喚門聲姑問爲誰曰我新婦也姑以爲長婦而疑其聲不類於門隙窺之大駭乃集隣婦開門曰爾人耶鬼耶曰新婦人也姑曰爾死已三日矣何

山再生婦曰我初如睡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止適聞大震不覺身乃在此姑俟雨息偕隣婦往柩處視之棺葢已揭長婦跪死于地原錢在手○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輪供一母三子各以事出三婦詬悖無狀姑恚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人皆仆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如堵延數月而死鄉人畫圖刻印分鬻以爲勸戒○常熟西北區有某姓者婦素悍不孝其姑一日婦方切菜以刀指姑厲聲叱辱俄有黑氣圍其室犬雨如注有神人提逆婦髮擲跪庭中霹靂一擊其婦眉髮衣服焚燒殆盡而身不死後隣有詩乱者或叩以婦事乱批云彼不孝於姑致觸神怒又問不死之故批云彼夫好打鳥銃彼婦曾勸止之上帝以其一念好生故特免而戒之此順治庚子年事也

◎祭祀主中饋不敬◎有事專行不請命舅姑夫主

案明 孔子曰婦道有三從。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愚讀列女傳。見魯有母師者。不務徬徨太息。母年且老矣。欲謁父母家。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死。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任治也。吾謁汝往監焉。許我乎。諸子敬諾。乃召諸婦曰。婦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闥。夕。吾返矣。觀其謹禮如此。夫爲母。然且兢兢必謀於子。無敢自遂。矧爲婦而事可專行也乎。

◎舅姑夫主教導不聽從◎夫取不義之財不行諫阻及生歡喜所入百錢爲一過◎事陶答子

好利妻數諫不聽爲大夫從車百乘而歸宗人擊牛釃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祥也妻曰妾聞之今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而不顧其害此敗徵也妾聞之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犬豸不擇食以肥其身亦坐而須死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暮年而答子誅○周萊峰先生母楊氏知文章明大義萊峰宦楚臬父雲鵠公欲市楚中樟材氏誓不從曰子爲憲臣如以遺體累其清白不濟此大江日引古名節事爲言若崔玄暐母盧氏誡子篇曰仕宦者以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若非禮所得與盜賊何異大書此語懸堂中夫婦相莊正面而語不相左右顧嚴重如此○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之賂金百鎰入遺母母曰子爲
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
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非義之獲不
計于心不入于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足
矣而汲汲于賂爲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義
詞侃侃人可書紳【附錄】徐廷忠爲昌程縣丞一塵不
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謫輒笑曰請朝當
有餽遺至庭若輩徐徐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墨罹
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鞫蒲伏堦下也相傳爲美談

◎對夫一疾聲傲召◎阻夫爲善一言一過若阻大
所欲爲之功准過【徵事】程嗣昌在容州見膠西鎮人
好食生命不肯行善刻戒殺圖一本印施拜告星斗

願憑聖力俾獲流通欄頭彭景請歸看誦其妻華氏
頑劣不肯敬信扯投穢處移時買魚欲膾魚忽跳觸
華眼流血化蟲遶咂喧傳一市皆凜凜焉◎與自爲同【徵事】秦檜
下若有所思其妻王氏進言曰捉虎易放虎難檜意
遂定王氏未幾死有報恍惚人引至陰司見夫人桎梏愁苦語何立日告
相公東窗事發矣立復命爲檜言之檜憂駭遂病卒◎夫亡守節不赴華麗服
飾違禮貽譏一次一過【徵事】宋太宗女魏國公主歸
駙馬都尉李遵勗遵勗卒衰麻未嘗去
身服除燕禁中仁宗親爲簪花辭曰未
亡人誓不復御此矣竟不受此爲知禮◎姊嫂同居

不和好　一日一過發明　女誡曰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秦先生閨訓謂兄弟不和其原半由于妯娌妯娌本係陌路各懷異心較量纖屑嫌隙日生今爲婦女正告焉原其始而言之妯娌原係陌路也究其終而論之則妯娌更親于姊妹姊妹何也姊妹不能如妯娌之其處一家禍福相關也兄弟妯娌若能和氣則兄弊扶弟弟維持兄猶手比兒奔走惟命是一人而得數人之力數人而供一人之用所謂一家和氣多生福也若妯娌各伏機械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此等婦人直是家之蟊耳昌云內助誠爲內助之婦者隣佑且善周旋而況一室同居之娣姒吾得指其要曰大度含宏小心柔順所以處娣姒者無往而不宜矣不和之風其何有焉

感事　李光進弟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時母已亡弟婦籍貲財納管鑰於娣娣遂專姑日常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流乃如初兩相愛焉秦先生曰李光顏之妻賢矣光進之妻更賢蓋人無不要自尊斷未有身爲娣而不以娣自居者也計光進之妻年必幼于光顏之妻不敢以分自尊而退然推遜于其娣彼此相敬則上下相安若光進之妻少年不諳事務而毅然居之不疑人情必大不洽即光顏之妻其肯奉令承教乎勞心勞力損利損名失策不已甚乎今光進之妻有此退讓光顏之妻自愈加敬愛人已自然兩得今世人稱女子之好者曰賢慧夫賢未有不慧者也羨見蠢人有便宜哉○蘇少娣崔氏幼婦也崔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相爭鬧少娣始嫁時姻

族皆以爲憂少婢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婢所有即與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婢曰吾後進有勞吾當任之母家有菓餌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有以怨言告少婢者少婢笑而解之少婢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婢笞之尋以告嫂則自引罪嘗着新衣抱其嫂小兒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婢曰勿遽怛迫恐驚小兒衣可浣也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婦大賢我等非人矣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言。◎不謹教其女任令佚遊嬉笑無度一曰一過發明教子女爲主母助之若教女則專責在母觀此條戒詞用意切矣○陸道威曰人家教子弟爲重教女子亦急子弟主長大時讀書知世事猶有變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矣則得罪姑婦敗壞風俗小則隳壞家事貽譏親黨豈細故哉

附錄 陳氏家規一曰女子自幼便加嚴訓使知三從四德之理貞靜專一之道務必敦素雅潔毋事華飾違者罰其母一曰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一曰女子須習正經女工如蠶桑織績紉縫及爲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于纂組華巧之物禁戒勿爲已上三則。

廣義 呂介孺曰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然女之貞淫邪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誡之類不可不熟讀明講使他心上開朗亦閫教之不可少者。席文輿曰朱子小學本不爲女子設然女

子於數歲時、亦宜令讀之、并與之講說、使知所以相夫子、而宜家之道、已無不具於此、今人非不教女子讀書、但讀、非所當讀適所以累之耳。◎漠視非己生子女饑飽寒煖不恤。一日一過。徵事高陽郡君齊氏、侍讀學士王洙妻也、讀書有節行、始自哀早孤、誓不嫁、養母者有年、學士失元配、諸子幼、聞其賢、從母兄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者、是時服母喪闋矣、歸王氏、字諸子、甚恕、恭儉有禮、閫門欣欣無異言、學士卒、即舉家政屬子婦、齋居素服、終其身。一事一過。◎私施僧道女巫錢一百。一過。徵明婦人能施、亦是善事、然嫌疑宜別、此輩往來、事正有不可知者、瞞却丈夫、與之結緣、豈止犯擅竊之過、其不嚴謹亦甚矣。◎無故添置一衣飾。徵事趙士周夫人全氏既死、忽憑女使來喜言曰、我生平耗費綺羅及洗頭濯足、分外使水、陰司錄此為過致受譴罰、悔之無及、家人聞者皆為感愴。○高皇后自正位中宮之後、尤專崇儉約、服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一新衣、餘帛緝為巾帨、織工治絲有遺棄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為天地惜物、勿為也。徵明陸氏新婦譜曰、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家雖富厚、常要安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繡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若不干我事、方是有識見婦人。◎居常靚飾艷粧。一日

一過。發明彼夫粉白黛綠者乃列屋閒居。妬寵負恃者之所爲。若操持家政。正經主母。豈復用心于斯。惟當衣裳整潔。櫛沐清鮮。仍常存淡雅朴素之意。所謂大家舉止也。冶容誨淫。聖人固戒之矣。◎不勤女功。一日一過。徵事鄭毋崔夫人子善果爲方岳侯開國。秩俸幸足。毋何自勤如此。毋曰。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自皇后及大夫士妻。若惰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發明閨訓載劉元佐毋雖貴。日織絹一疋。此正敬姜所云。不敢淫心舍力也。淫心舍力四字最好。此義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言同。人之一心。不可不用有事。則心有所託。不至妄想邪放。僻無事則如不繫之猿。無所不至。心淫而能持身者少矣。故聖賢深以爲病也。常見富貴之家。婦人尤習驕逸。所以疾病事故種種百出。劉毋織絹。自是有德有福之基。先董賢匹。往往如此。余親驗之。不知者以爲儉陋也。〇又云。服業則度有常。習勤則起必早。主母貪安。何以率衆。房門晏啓。豈復成家。顧驕侈者多瞶瞶也。嬉笑優閒。盡室毫無程準。荒耽宴飲。經宵漫作流連。及其起也。日已三竿。悵黑甜之未足。時將近午。倚雜幃而欠伸。飴蜜脂膏。厭飫於牀第之上。蒼頭臧獲。吞飢於廚竈之間。挽靈蛇之髻。又復移時。畫張敞之眉。不難竟日。嗚呼。即此淫逸之風。豈無淪亡之報。◎整頓中饋及房闥一應細務。任其穢雜零亂。漫不經心。

逐日逐次逐件記過。發明聞訓云。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之職。當在中饋。主酒食爲正務也。近見縉紳之家。婦女多不親庖厨。高居深拱。盡託下人。以致婢嫗相結爲奸。殽饌多滋。夫僞。客來終日。杳然于爭筐之將。盤列滿筵。不堪爲下箸之處。家人多紛臂之爭。上客無染顧之樂。使丈夫踧踖以羞顏。良朋笑議而裹足。夫貧家潔以薦。聲。蘋藻之微。亦且嘉其有禮。富者慢于肅客。儀文之具。誰復怨其不豐。婦職既廢。廣傳懶惰之名。內政無聞。自同爨養之實。吾甚鄙之。吾且憂之矣。○陸氏新婦譜云。凡物要有收拾。凡事要有料理。此又是勤儉中最喫緊工夫。但所謂收拾料理之法。亦非言說可盡。惟用意深詳者得之。蓋凡事虛心訪求。只管要好。便有無窮學問。雖如日用飲食煮粥煮飯。至庸至易。

慮不肖咸與知能。苟求其至。亦自有精細工夫。愚按此一條包含無限。講勸儉而詳求於此。斯爲操家之絕頂者矣。發明景宗蕭后宰相思溫女。思溫嘗觀諸女婦。獨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後果爲后。貞異之材。必不爲豢養所溺。豢養所溺。貴重之器。必不於苟且自安。○輕意罵人。發明罵人則傷謙溫。輕罵則失端謹。淑慎其身者必不出此也。然苟無家教。則往往犯之。○喜閒談人家雜事。發明婦德之最貴者以幽閒貞靜爲宗。故必務持重寡笑言。惟夫嫗媼者流。日事奔走。每喜採聽風聞。東傳西述。以爲入門容悅之資。此最是賤惡之相。豈舊家閫範而有此賤相貽譏。獨不聞多言列于七出之條乎。不可不默察而謹戒之也。○有客在堂。聲出戶外。發明新婦譜曰。聲音

看性情之標也婦人賢不賢早分于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者爲賢高即不雅矣言寡者爲賢多即失體矣又曰婦人居家第一要聲音柔婉若阿翁出外堂無賓客只與姑言亦不可響須是舒徐平婉若阿翁在家及堂有賓客即要極輕俗所云打啞樂是也聲尚不可聞況喜笑怒罵乎

◎舉止不端詳

倚立戶外閒觀雜聽等類皆謂不端詳逐節逐次記過

戒事 王汝南少無婚白求郝普之女普門至孤陋甚非耦叔司空謂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毋儀冠族或問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以此知之○齊東郭採桑女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女採桑如故後爲齊后泰定與曰女人最重在端莊德在此福亦在此何也厚德載福厚者必重厚重之人無不端莊凡多言多笑輕喜易怒坐不暇暖行無緩步睡夢若驚躁急易發事無深慮好起是非者皆非凝福之人也女人而思享福先自問其端莊試思過齊王時能看能不看便客知自己端莊層色矣○元世祖出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心識之後竟納爲太子妃魏甄后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曰此豈女子之所觀耶合以觀之端莊者斯載福其信矣夫